



毘陵集卷第十一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独孤及

墓誌墓表中九首

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

墓誌銘并序

唐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特進太子少保鄭國李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朝散大夫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頓丘李公

墓誌

唐故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蕭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右庶子嚴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尚書庫部郎中滎陽鄭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吏部郎中贈給事中韋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公墓表

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

誌銘并序

歲在丁未七月丁卯有唐故右散騎常侍李公即薨享年五十九文經邦國行滿天下無人非鬼責之悔以近後劇无中人十金之產以補祭之身沒顧謂宗子家老必以布車一乘歛手足形還葬其孤馮翊縣令伯等泣奉遺命以某月庚寅附宅兆于長安九陴原之先塋名

公上士護喪令葬同道必至哀纏都邑初公烈考曰適神龍中歷官中書舍人昭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才高而明為文章著龜公生而好學地使然也豁然闊達天所縱也臨大節而賈勇不私其身也進賢不進不止事君以忠也當昔天步方艱王師有征公入參諫臣出佐軍政直躬咨諏戎臣賴之其後領二曹判二州再司王言三貳京尹由秘書少監為吏部侍郎復兼御史大夫慰撫山東淮南明年勞旋典選如故大歷三年拜右常侍其勤王家十有餘年舉措由道行正以直居貞守忠慾不能惑思賢求才若渴若飢推心吐誠親踈以之執德之經不為利回正進退於忠信視得喪如涕洟凡君子

在位則不仁者遠攸祖之邦宜皆蒙福遽奪公美是不
惠于斯人也天難忱斯嗚呼哀哉諸公以為不可奈何
者壽夭之數若奮揚景行宜在已知由是尚書右丞長
樂賈至作銘曰

於維李公誕靈中和磊落瓌竒如山如河胸中洞開萬
里長波孝友忠信詩之無邪早歲登科以文從吏累擢
大邑拔守其萃時之方唯朝慎名器帝曰忠儻爾居諫
議出典方岳入趨礼闈再掌絲綸翱翔鳳池乃作天官
又侍紫微八使澄清功躋危時弼正言有犯无隱恢
諧善譴託佩唇吻雲衢未穷陰霜風賈悽愴東川右來
共令人怀遺愛帝念謀猷褒贈春官悲感林立已矣平

生哀哉若浮独有令名與天悠々

唐故秘書監贈礼部尚書姚公墓誌并序

有唐秘書監永安縣侯姚公諱子彥字伯英其先馮翊
蓮勺人也至高祖僧洪徙家河東祖思聰秘書少監父
坦汝州梁縣丞贈秘書監公忠諒孝愛寬仁急恭質方
氣冲天所授也而力行博學温故知新錫綜六藝公作
詞賦初舉進士又奉詞藻皆升甲科尉清苑獲嘉永寧
三縣開元二十九年詔立黃老季親向真羨對策者五
百餘人公典今相國河南元公載及廣平宋少真等十
人以條奏精辯才冠等列授右拾遺内供奉歷左補闕
于時天下無金革之虞選多士命百官先文行而後名法而柱下言書南

官章奏主張綸翰典司礼文尤精其選非盛名莫居繇
是迁公殿中侍御史礼部員外郎礼部郎中知制誥中
書舍人太常少卿天宝十四年奉詔宣慰江東淮南覽
現風倍无何二京陷眾太夫人捐館公外惟憂患内纏
惛疾衝憤泣血毀隣滅性乘輿反正公適外除拜太子
右庶子于時逃难始康百揆草創官復其職人亦求舊
俄又授公中書舍人礼部侍郎光祿卿左散騎常侍加
銀青光祿大夫復知制誥廣德二年授祕書監以儒行
懿德策名三朝遺跡故事周遍臺閣資忠体和唯道是
居正身奉上中立不倚恐懼戒慎形于隱微故遭值傾
否出入夷險而未嘗有悔名与身偕德善是依明哲以

保故也享寿七十有八大歷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位五
月某日詔贈礼部尚書知言者以為寿富康寧攸好德
考終命洪範謂之嚮用五福而公居四焉以清儉貽厥
子孫故所不至者富焉爾非明德介祉何以享茲有子
曰驍曰驥曰駉曰駟曰騶辨于昊天痛欲報之罔極也
銜恤問礼杖血衰事十月丁酉卜兆北原惟盛德與公
器若川流之無还垂芳如之何刻銘墓門其辭云
恂恂^也旣書蘊粹含和服膺孔門行隣四科遭時之康天
下未先^光公奮羽翰翱翔慶雲晚逢中興貴德尚齒公秉
懿軌入作卿士逮事三后出入二紀典礼司書媚于天
子居貞保儉与祿終始爵[：]佳城烈[：]餘美日月有逝

令聞無已

唐故特進太子少保鄭國李公墓誌銘并序

少保諱遵皇唐太祖景帝七世孫也祖瑜鄭州刺史追贈太常卿烈考曰暉官至大僕贈太子太師揚州都督公聰朗奇偉豪邁曠達率性忠孝臨節有勇開元十年初仕天寶六年出守始於淄川歷濟南汝南以剛明莅衆所居政肅民受其賜生為立祠十四年秋九月由執金吾為彭原郡守明年長安覆沒玄宗遜于南京便橋之後我師敗績自新平屬之五原二千石皆反為賊守肅宗以餘騎十數次于彭原公頓首迎謁且憤且喜因獻衣服鞍馬泣問大計乃悉發倉庫募敢死士獲九百

人公自誓衆扈蹕而北翌日師次臨涇又北至于平原收推乃貳逆命者斬之以徇破其餘黨進幸靈武旬日衆至數万王師遂張于時法駕播越神器死主公与裴冕等率群臣劝進陳天意上尊號上即皇帝位拜公尚書工部侍郎領宗正卿乘輿南旋公封鄭伯京始復公典營建社稷宗廟園陵壇墀固不果修百工咸若乾元二年論功行封策為鄭國公足食實封二百戶加特進工部尚書宗正如故上每拜公相命將帥建妃后公悉參焉渥澤滂沱羔雁盈門家有陸生之素樂兼魏絳之賜中興宗臣荷寵莫二今李輔國泄省中語且諷公卿卒已為相公不從密陳其姦明年肅宗崩公由太子少傅

貶袁州刺史竟為盜憎且謗勝故也寶應二年拜鴻臚
尋復加太子少保貶永州司馬大歷二年七月某日薨
于永州春秋若干夫人盧氏蘄春郡長史諭之子以副
筭宜室封范陽郡夫人而偕老僊願先公十二歲而歿大
曆三年夏五月庚申合葬于万安山北原礼也惟公宣
力殷憂之際克扶艱難之業忘身衛上忠之至者及居
職任事知死不為永泰之後以列侯朝請則放志達生
以親其身再起佐官皆非其罪知公者謂公進因策勲
退不附邪善无近名直而忘怀斯可謂之達矣有四子
謂誦諲諤願書其先人之勲烈使後嗣得酌而規之于
是公母弟秘書少監日勲謂及忝佐典三礼宜知先公

先王之昭穆故命為誌其辭曰

貞松之姿匪寒不知公之清規見於國危抗憤忠勤發
民濟師戮力扶義天步乃夷奄有榮波遂荒鄭封帝曰
俞往汝作共工澤流于家慶積恩重門羅軒盖賜有歌
鍾再謫湘源謂當後笑遂遊岱宗天实不弔寂寞旧館
悽涼江徼塚石泉戶搗其光曜

唐故朝散大夫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頓丘李公墓

誌

公諱成字玄成魏郡頓丘人也九代祖誕魏太傅陳留
郡王從太傅七葉生左威衛將軍翊威生汾州長史昇
長史生濮陽令諒濮陽生公四歲知礼七歲善屬文十

戶部尚書姚珽以賢良存之終賈開元三年舉進士
十年舉茂才十七年舉文學皆射策取甲科由太平尉
為金吾曹監察御史河南司錄美原令膳部員外郎考
功員外郎天寶元年考功郎中知制誥修國史二年中
書舍人五年秘書少監七年十二月終于京師自初仕
至終二十七年歷官十享壽五十三動靜由禮交不諂
瀆弘毅貞亮直而不肆居官必忠執事必敬未嘗以悔
吝改操為推倖屈法由是自御史為河南府司錄持正
不阿故也寧美陽周月案火猾除其根株然後布政
及暮而美陽無訟乃有涇泉湧流白雀馴於庭開元中
蠻夷來格天下無事縉紳聞達之路唯文章先公以後

造文賦皆第一京師人傳寫策藁相示以為式无何司
言載筆乃典秘書公才盛名与戢位俱論者謂公以文
孝政事取公書如拾芥雖不至公卿其令聞令望足遺
後昆夫人孝義縣君宋氏萊州司馬元同之女礼樂風
操家之範也柔明孝慈天之貞也清淨猷離修之惠也
能修采蘋之戩以止家節李氏之閨門肅九族睦實天
人是賴乾元元年隨長女從天子洋川二年正月二十
五日終于某居享年五十七遂擗窆焉路难不克反葬
故也有才子二人曰吳曰殷悉能荷先大夫之德吳三
十為左補闕起居舍人殷舉秀才甲科永泰二年吳清
命于上迎夫人喪至自洋川十月二十七日合祔于滷

池先塋夫唯天地能長且久若丘隴陵谷則无不迁者也故纂其先人之景行動于石以為志

唐故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蕭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直字正仲梁長沙王懿七代孫有唐御史中丞臨汝郡守諒之孟子聰秀英遠忠敏孝敬志強體和才方而圓果乎從政當斷不惑有妙用明識足以濟衆利物与朋友然諾見于一貴一賤之際十歲能屬文工書十三遊上庠十七奉明經上第名冠大孝二十餘以書記叅朔方軍事中丞府君之遇讒謫居也公亦播迁漢東移尉穀熟至德二年乃由廷尉評授監察御史歷河南府戶曹京兆府司錄參軍其後驟叙尚書戶部庫部司

勲吏部四曹郎自殿中進兼侍御史中丞徐州刺史廣德元年中一歲四迁更七職朝廷難奉使之選謂匪公莫可故也永泰元年拜太子左庶子大曆三年授給事中前後居官二十辟書記支使判官副使行軍司馬貳使臣之車者八出入冠柱後惠文冠者六所從之至則朔方元帥張懷欽汴州刺史李彥允揚州刺史李成式戶部尚書李公恒故相國今戶部侍郎第五公琦今相國黃門侍郎王公縉中書侍郎元公載其人也當乾元上元中大勲未靜王室之安危唯方面藩鎮是瞻公所佐之府必以忠力主畫疑謀危事談笑而決刀筆之所加應机成務談者稱其多才初公居先公夫人之喪外

除猶毀其後母弟立率公暮不絕哭再暮懸不樂食不
內談者高其孝友人緩急大小之請必諸必副內姻外
姻外姻共所知之喪必匍匐而救之賙嗆加於人一也
談者服其仁愛至是與為庶子給事黃門出入兩宮擾
游三公間皆得其歡心方謂六卿九伯之位可坐而拾
命不我與天孤人望歲在丁酉二月二日終于靜安里
正寢春秋四十六談者歎其名與佐與才與時四者皆
并獨壽不至時輩以為痛三月二十五日詔贈吏部侍
郎嗣子榮密宮羸然銜哀奉喪來歸冬十月甲午卜葬
于洛陽龍門崗先中丞塋之左祀也先其期論譔功烈
以墓銘乞其父友孝也余歆塞其孝思之誠故錄其實

不華其文銘曰

天地氣和灵芝吐葩德善下鍾才子承家為言為行是
搆是荷評天子謂公濟美忠文駱馬缺冠伴侶使臣周
爰海隅撫循斯民往踐諸曹亦倅戎車一麾出守言集
其旆乃擢銅樓復登明廬竹花梧葉棲食茲始冒云不
淑今也過已邊里可到中途而止逝者如斯化往莫留
瑶林瓊樹零落山丘匪石之貞曷紀德休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庶子嚴公墓誌銘序

皇唐太子左庶子河內縣子馮翊嚴公諱損也故都督
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協之孫贈太常少卿方約李予子
中書侍郎挺之母弟家之慶天之休鍾于公躬故其德備

少仕昌世遇權臣惡直官不登三臺晚值多難安貞不
競故位不過郡守官尹前後佐兩衛參四府領二縣典
七州再入石渠三升龍樓凡處任十八享年七十六未
嘗以利苟合違道從欲用之則行見机不俟動靜允迪
勞謙有光廣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終于襄陽是歲八
月叔寔楚山西原冢子曰式官至江漢少尹不幸道夭
仲子曰士元由殿中侍御史為尚書虞部郎少子曰良
領祕書著作悉能幹父蠶懿文德取公器他日獨立訓
所至也大曆三年歲在戊申五月二十九日返葬洛陽
先塋禮之至也宗人故太常卿向崇狀公徃行貽諸有
司謂公外寬內剛廉正篤敬溫而不厲直而不訐學究

原本行有枝葉故其適道求友蒞職任事覈其實不居
其華初公宰汜水也以莊明慈惠為政汜水人不敢欺
而戶口增倍獄訟衰止御史中丞蕭隱之以狀聞公是
以有著作郎之拜其後歷太原上谷弋陽餘杭丹陽雖
風俗殊異治效如一不曰才子公在清池會安祿山興
當國者交惡公曰雖將作矣遂移疾請告姦黨惡之是以
有弋陽之貶之明年河北為戎不曰智乎涉艱患不
辱身踐祿位不徇名居義處順動罔違吉不曰貞乎嗚呼
榮間素業與時皆逝可稱也而不可追也今採其實錄
刻名示後蓋欲報罔極者之志云其辭曰
君子之道容民畜衆公宰二邑二邑無訟與國共此惟

二千石公七剖付七著成績乃師國子司成望苑考藝
拔德以弼三善中和其心正直是踐道亞羽翼名掩春
華忠以事君孝施於家錄、令子鮮侔晨能若何不吊
盛德既喪音徽永沫士友孤望千載九原遊者悽愴

唐故尚書庫部郎中滎陽鄭公墓誌銘并序

永泰元年六月四日尚書庫部郎中鄭公卒春秋四十
有九知曰如痛行路嗟悼謂公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得
乾之貞固損之元吉坎之常德明夷之正志宜荷福履
俾如山阜而秩止於三百石年不及知天命明神豈予
欺乎嗣子正藐然始孩孤窮何怙八八月四日葬于先
塋宗人家孝於是乎以果行實錄賁于豐石禮也公諱

寵字若鶯滎陽開封人也其先建國命氏有鄭世家言
之矣大王父某澧州司馬贈衛州刺史衛州生襄陽令
某襄陽生臨汾令某臨汾生郎中純懿休祉之所業取也
貞亨中忠厚仁讓孝敬融明而溫性典道并二十舉明經
高第解褐鄴尉太尉房公之由鄴郡而為右扶風也表
公茂材擢解縣令親士狹而人眾公用教化清責之謂任
力不及任人聽訟不及使無訟故以直弘道以信齊政
以礼肅墮以禮謙悉競莅止一歲親人耻格至德二年拜
監察御史徙太原戶曹領平遙令真拜大谷其在晉知
在魏也詔書勞之錫以命服遷華原令拜尚書工部員
外郎而唐人晉人猶歌詠盛德願得公常居其邦莫有

由也太原守上其狀詔遷太原少尹未行轉庫部郎中
允歷十官宰四縣一持斧而再起草其政先道德而後
刑法內精辯而外若訥勸力事上吐誠率下罔曲物以
直己罔拂百姓以干名聲唯畏清之知善之彰飲其教
者忻然樂康而不知其惠之所由生也典公遊者靡親
靡踈悉飽醇德而莫見其天機之施張也其學而知者
唯濟南之書淹中之禮田何之易胡毋之春秋酌其微
言以治其身之治移于閨門閨門之治移于官之之
治可移于國而壽不可踰于域故位量未半良史無述
焉自古有死彭殤同途獨有其身歿而其名存乎故老
之口此之謂不朽不可以不詞曰

劉德于時道家所忌抑之鄭公直溫柔毅衆人缺之鄭
公見朴衆人昭之鄭公若濁布政四邑四邑和舉雷震
風偃物亦允若御史執法郎官草奏鄭公莅止德音是
茂予以經術潤色王度宗族敦悃鄉黨歸仁孝謹之風
萬石之門兄也弟也夫夫申申善則无振天地不仁抑
抑鄭公執德之中生不近其名歿不墮其聲吁嗟乎鄭
公

唐故吏部郎中贈給事中章公墓誌銘并序

郎中諱元魯字穎叔司農少卿德敏之孫衢州刺史魯
縣康公瓌之子天寶五載解褐尉邠州新平其後參佐
使臣者五十御史府者三一居專城六為尚書郎大歷

二年二月乙酉以吏部郎中終于京師靜恭里之故宅
春秋五十有五啓手足之日朋從僚吏親者踈者匍匐
兩泣奔之如不及惟郎中寬靜博厚孝友貞儉朴而忍
達而好礼氣和于中而博之以文好惡皆欲發皆中節
以誠待人不務智巧雅尚檢慎臨事則虛已應物與道
弛張性若踈緩赴急則慘怛之仁形於顛沛誦詩三百
不以文旬自術在官必聞未嘗近名尤樂閑曠每以丘壑
為己任機事嬰之而未遑也則公之歿也跡負其志壽
違其德官屈其量君子以是三者思其人而哀其命公
无胤子以兄子某為嗣大曆三年正月癸酉卜窆于舊
塋初執事者議三府高選款以給事黃門待公既而弗

及僉以為恨至是詔贈給事中以褒美之且復其言也
嗚呼渭水東注時與之俱音容徂然何嗟及矣公之從
父兄曰元甫與公友愛之外有知己之道焉故天倫之
戚加于人一等謂及忝仲氏之舊故使為誌云

言字兼德勇不必仁文行忠信独鍾于身允厥正人既
富方穀子叶于極命故不淑結志方遠為郎未老孰謂
若木先秋而稿變化誰宰天地何物目不容瞬盛德如
失昨日容徽今如夢焉採君遺塵誌君新阡

唐故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公墓表

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冲和純粹辯博閑達卓犖好古
儻蕩逸群言不近名唯代耕是謀貞不絕俗以忘機為

心秀才高第起家臨濮縣尉歷馮翊伊闕二縣主簿乾
元二年拜監察御史上中丞鄭昊之擁旄濟江辟為
從事轉河南府法曹參庫軍凡歷官五政享年五十八志
懷樂道終始以之攘臂于爵祿声利得喪虧盈之間如
浮雲死心野雀獨立形全身全神與化俱上元二年八
月辛卯終于吳郡私第其孤惟儉惟靜能稟暮訓弱歲
皆精大氏穀梁春秋貌尔在疚零丁何怙季弟祕書省
正字曰從申迴茹天倫之哀謀及卜筮以是歲九月二
十八日叔寔于虎丘山之西原礼也初公祖損之隋大
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書水部郎損之生烈考
浣以碩孝麗藻名動京師亦進士自監察御史為會稽

令文雅之慶施于後昆故擢秀才而衣綉衣者及公三
葉君子以為榮少好黃老且修禪慧晚節持六經微言
以遺三子三子三季不墜於地君子以為博恢諧不羈頡
頑傲世視軒冕纓紱如塵埃必也臨事能斷義形於色
推矣進善不進不止君子以為達當伊川啓戎歷陽為
魚公力窘身陷者至于再涵沫沸鼎揭厝橫流而跡无
緇磷憂患不能及君子以為智宜享黃髮而升青雲天
乎降凶殲我仁嗚呼先生往无返期談數清風詞林逸
韵墨池真草三事永絕凡今支朋可勝痛乎恐後代丘
隴將平川澤相失求遺跡者莫知德音之所如乃志之
以石永為靈表

毘陵集卷第十一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style of the calligraphy.

毘陵集卷第十二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訪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墓誌下

唐故右金吾衛將軍河南閻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范陽郡倉曹參軍京兆韋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商州錄參軍邠府君墓誌銘并序

唐故親州弘農縣令天水趙府君墓誌銘

唐故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唐太府少卿兼万州刺史賀若公故夫人河

南元氏墓誌銘并序

唐新平長公主李女姜氏墓誌銘并序

唐前楚州司馬河南獨孤公故夫人博陵崔氏
墓誌銘并序

唐司直博陵崔公故夫人趙郡李氏墓誌銘并序

唐万年縣尉崔肅冽故妻李氏墓誌銘并序

唐故天水趙瑒墓誌銘并序

唐故右金吾衛將軍河南閻公墓誌銘

公諱用之遠祖曰文周昭王瑕之昭也生而手有文曰
閻康王竒之命封閻城文四十五代孫浦仕后魏太祖
為諸曹大夫自馬邑家河南其裔孫慶在隋為少司空
慶生毗生立德唐永徽中立本為中書令立德為工部
尚書立德生玄邃以司空尚書之餘裕也官至澤州刺史

遂生巨源嘗宰射洪有仁政射洪人詠歌之公射洪第二

子也溫毅遜直庶恪寬信讀論語老子周易被服其教

初仕彭州參軍嘗攝督郵一日糾按本州營謬不法數

十事太守徐知人以為材後有詔擇舍人以公魁偉爽

晤作有醜籍乃登其選會戎侵我天子方愛人

息戰將以辭讓屈之詔公使西域以王命喻禍福戎

人頓首請介馬不汗戈鋌不用而虜軍却遷右衛郎

將知引駕伏金吾將軍李質上殿不解佩刀公呵下殿

陛請按以法左右皆震悚自是環衛加肅先是有司

以三衛執扇登殿引蹕公奏曰三衛皆驕悍有材力不

當升階陛通御座請以官者代上曰可遂為故事天寶

三年冊拜公長女為^皇皇子義王妃加公左驍衛軍將
遷榮——王傳初玄宗懲諸侯王之國任事率率多

驕蹇不奉法度而受其害故開元之後皇子皇孫雖荷
封建之命未嘗離阿保之手悉無出宮閣——任卿大夫

者公以為王居深宮則傳相職廢上疏陳古義謂請諸侯
王申輔導之禮議雖廢格上以為忠公——已白首位為將軍諸

傳太夫人尚無恙以銀印赤紱侍朝夕膳色難無違時人榮之太
夫人捐館舍禮五十不毀公泣血死孝——既免喪天子目以

端士——俾傳壽王加朝散大夫上幸——溫泉經時未還宮京
師人望屬車咸懷——怨思公獻四言詩計詩十章諷諫優詔

褒歎後遷左金吾將軍天寶十五載二京覆彼公為虜

所獲明年戎師奔然後以初服——歸至德二年十二月

終于京師春秋五十九夫人雍州司倉參軍博陵崔春
言之女專靜冲懿慈惠而明用禮禮以佐君子有古風

烈亦天鍾其仁不遠其筭年若干月日歿於私第歿六載
而公薨俱權窆以陵原有四子寧寔寧宣以家之不造

世故之无寧歲也銜恤如血不克喪事者九載廣德中
寔以監察御史領高陵令明年辭職始卜葬於故原吉

乃歲在丙午十一月日迁兆合祔焉嗚呼惟音形事業悉
如化徃独陳迹與丘墓存焉非金石則無以示久遠故

表而銘之孝子之志也其辭云

郁郁金吾詢美且溫事君之忠資於愛親以德資身其

祉宜繁彼美輔佐儀形閨門禮樂是悅孝慈是敦百歲
之後合德九原獨以令執垂諸後昆

唐故范陽郡倉曹參軍京兆韋公墓誌銘

永泰二年五月七日有唐故衢州刺史京兆韋子京兆韋
瑒第三子范陽郡倉曹參軍諱元誠葬于少陵原先堂
夫人范陽盧氏祔焉從周禮也公少時為坊州參軍歷
襄州司法試守棗陽縣令真授蒙城令凡五迁至范陽
倉曹初安祿山以范陽叛劫贖元元以殺整衆士之曰
官曰居而困窘顛隕隨圍中者數千記凶威所及不死
則汚公掾吏也在偽署任中溷跡佯狂冀以病免盜憎
之乃加害焉春秋若干夫陽九厄會天地鞠凶燎火災

炎玉石何許是歲天寶十五年也嗚呼人皆筮仕必以
廉平公幹祿于州里人誰无死；則名不辱志不奪不
嚙盜哺以易其生；且不苟其事君事親之禮不待史
氏而自明矣在官必聞則居家正身與朋友臨財之節
可知矣有子曰彤龍鍾崎嶇于阻險之中十年不克返
葬哀有何極歲在乙巳冬某月始跋涉太行恒山之路
以公之喪至自某郡公季弟吏部郎中元魯既得吉卜
痛天倫之歡莫之追也願以兄之忠于君恪于官友于
家之德之美以播後嗣庶幾陵岸迂而德音不磨謬以
及為習于礼者故使為志其辭云天地橫隕三象霾兮
梟獍擇肉鸞鷲懼兮明夷于飛罹其故弓美玉寧折質

不污子子子孫孫荷餘裕焉

唐故商州錄事參軍鄭府君墓誌銘

公諱密字慎微滎陽開封人也初韓哀侯滅鄭郡公子奔陳宋間始以國為氏惟桓公武公之德盛故國除而其姓弥大歷漢魏晉迄于今冠冕婚姻世莫與京公其裔也齊中書監南兗州刺史謚曰平諱述祖公之六代祖國朝衛州刺史府君諱某公之大王父也博州刺史府君諱某晉州臨汾令贈太常少卿府君諱某公之祖祢也公貞方介直勤而愛人初仕趙州柏鄉尉所莅不過一局而政行一邑廉使省風俗至趙趙父老率吏人數十遮道稱公之能識者避公材且得_象滿歲歸洛

陽家于鳴臯山南趣深險以避安祿山之難親故數百家携老幼徃依之公悉發實窖無親疎皆仰給餓者窘者得公全活先是累歲力耕致粟至千斛至是而盡談者稱公之義二京返正天子選賢守相令長將蘇瘡痍之人殿中侍御史王政以公充賦拜商州洛南令數月訟平賦均監察御史李倚殿中侍御史王延昌御史中丞元公載並表言其狀詔書褒稱加公壽王府戶曹參軍洛南如故無何遷上津令專知轉運水陸漕輓邦都移用賴公而濟徙大理評事商州刺史盧浦以公前後課積條奏遂以本官兼商州錄事參軍御史中丞王延昌表公才任御史奏未下會疾終于位春秋五十是歲

廣德元年八月七日也其年權寧于商州夫人清河崔氏某之女生子雅弟幹大曆九年歲次甲寅十一月某日返葬于洛陽比印山某原禮也公世業尚文伯仲皆才公尤深于詩言合麗則寃緣情之美天性孝悌檢身端方居官靡恪其家道足以勸所不至者位止于中士壽不過知天命矣夫公母弟尚書刑部郎中宣秘書省著作郎實以其兄之德善受續於及之跪讀三復敢以實錄刻石其辭曰

緇衣之宜敝予敢為蔚彼明德蔭於本枝乃公乃侯與則是貽藪祉于公實生今像試吏柏仁疑然忠規清不奪節剛不于時以道蒙難處險若夷臨財務施依者如

歸匪愛千鍾仁為吾師亂已運開乃從縶維先祀後刑以牧糞發商於之人家肥俗移督郵避評九仞之資曷之不淑命友功虧明略未申貽痛所知吉凶匪忱今古同悲桐鄉之愛懷縣之詩令聞顯之子孫承之

唐故魏州弘農縣令天水趙府君墓誌

府君諱令則字某天水人也其先造父實佐周穆有平徐偃王之勳因封命氏至晉而大以成季宣孟之慶故家化為國及武靈而稱王語在太史公趙世家秦滅諸侯使趙王嘉子公輔主西戎人懷之子孫因家隴西世為天水著姓其源遠矣曾祖元楷隋殿中監工部尚書淮安公祖崇基國朝岐州郿縣令符璽郎右衛長史

烈考慶逸正諫大夫許州長史府君長史第二子也好
古博學涉獵百家之言善屬文尤注意詩賦外別毅峭
直內溫良而仁率由天性果于行已起家幽州薊縣尉
敏洽強濟聞於河朔以直道事人悞幽州刺史張守珪
貶封州開連縣尉遇赦遷建州建安縣丞稍移湖州安
吉縣丞天寶九載選授魏州弘農縣丞弘農甸服也地
適賦殷魏號為難治府君治之如治家刑以肅淫息德
以哀鰥寡為政暮年邑民知方三歲績成人無不均不
安之患魏人頌之解龜後貧無餘資因遊方河朔會天
寶十五載逃都為戎荐瘡鍾運明夷垂翼至德二載某
月日遇疾終于某州春秋若干嗚呼民莫不谷我獨百

罹才如府君胡不朋三壽綏百祿而生世坎壈歿身喪
孰若之何不弔命矣夫夫人河南獨孤氏朝請大夫汝
南郡長史府君之孫武功縣丞府君之女明哲柔懿實
天生德結旻宜室四十有四我內脩法度輔佐君子躬
勤慈儉以化閨門趙氏之家肥族睦繫夫人是賴有子
若干人訓以義方咸能被服文藝幹父之蠶使有德者
必壽夫人宜登期頤奈何不淑遽奪長笑天實不信人
烏徼福大歷十年五月二日寢疾終于郡縣官舍春秋
六十有七嗚呼哀哉長子湖州安吉縣丞琪琪弟某官
權蘇州嘉興縣丞璿太子舍人兼京兆府郿縣令圻晉
州臨汾縣汾尉珮臨晉縣尉珣弟紀是歲秋八月某

日奉府君夫人之喪合祔于京兆某原也府君有無焦若干卷遐遠之志見于詞矣若言行才業官族歲月非銘無以示後裔也故著于石

唐故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濤皇唐太祖景皇帝六代孫也曾祖道立嘗典陝濟陳三刺史封高平郡王祖景淑畢國公父仲康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楚州刺史世秉懿德為公族領袖語在皇室譜公純孝忠厚貞信廉讓直而遜明而晦朴而不固靜而應物克已復禮時然後言策名居官清畏人知弱歲好學篤志經術專戴氏禮晚節耽太史書公酌百代之典故以輔儒道以經明行脩宗正寺舉第一初仕

許州臨潁縣主簿歷宋州宋城縣尉皆以恭寬信惠聞於千室議黜陟幽明者謂公文行吏事且登三臺會河朔軍興避地江表相國崔渙承詔署衢州司士參軍于時五府辟召之權移於矣間務苟進者多由迳而致顯位公儉德正志安貞俟時未嘗以得喪夷險患不方寸視榮辱晏如也論者高之乾元二年某月日寢疾終于揚州春秋若干某月日權窆于衢州嗚呼仁可以師表縉紳而無貴仕禮可以軌範風俗而不遐壽冲用休績卷而未形溘與化徃使善人相吊烏乎哀哉公歿後十有二載從父弟涵以宗室柱石為御史大夫按節江東痛仁兄生不登公侯卿大夫之位歿不備踰月外姻至

之禮遂茹哀筵日減月俸以庀喪其由是大曆九年夏
四月二十七日公長子居介及佐居敬居易奉公之精
樞歸葬于洛陽無使君夫人宅兆之側允今孝乎惟友
於兄弟者於此乎現禮及謂知公者宜莫若懿親今將
以無媿之詞申報幽路故作銘以紀于石其詞曰
天地方否君子安卑世道既夷隙駒莫追仁而不壽才
既無施積善必慶大何余欺襜裳惟沂江絕淮蒼：故
山玉樹斯埋死喪之戚弟兄孰懷令德家風與天壤偕
唐太府少卿兼萬州刺史賀若公故夫人河南郡
君元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諱某魏景穆皇帝九代孫也祖諱某皇朝贈太子

少保父諱某克荷前列不幸早世夫人在孕而孤鞠育
於叔父相國潁川公天札聰明生知仁孝被服法度口
習文史年十四嫁河南賀若璿；積功勞剖符為郡夫
人輔佐以副公宜室能睦其族且勸以義而風藻禮以軌
儀形閨門晚節厭離心垢嚴持禪誦而道機未弘壽日重
有極永泰元年三月某日終于渠州享年若干嗚呼以
夫人之系明孝慈溫惠淑茂况承景穆之餘裕少保之
貽則季父當國良人專城河潤澤及福綏宜遠胡弗眉
壽鍾是短曆潁川公之慟其可既乎大曆二年二月二
十二日反葬于京兆鄠縣之某原宜列景行詒于彤史
恐陵岸或遷者微將泐故月而日之銘諸堅石蓋猶以

之志也其詞曰人亦有言天祚明德于嗟邦媛未階壽域家節既成蕙牙方植仁而無報為善者惑夜臺超忽神斯冥默貞石有磷德音罔極

唐新平長公主故季女姜氏墓誌銘并序

乙巳歲四月二十六日有唐新平長公主季女姜氏卒于京師昊天觀五月六日葬于某原長公主歎季女姿度榮茂溫惠淑慎能修女師之訓動中禮軌其曾祖系遠位至尚書地官侍郎祖皎以勲舊歷太常秘書副付封楚其父慶初能踐修祖考之耿光嗣爵旧國復居太常玄宗其外王父也肅宗其舅也天池波瀾澤潤本根謂德鍾下錫袖與壽宜居子家室且貽芳於彤管乃未

筭而夭命也夫嗚呼窈窕專柔含德而未形雖當鵲巢小星采繫殷雷之德今已矣夫史氏茂由記之天長公主之慟其庸可及乎故月而日之銘諸暨石其詞云思安季女生于公族稟懿德兮天世其祿不遐其福胡不淑兮彭殤同躅數不可續哀靡極兮

唐前楚州司馬河南独孤公故夫人博陵崔氏墓

誌銘并序

夫人諱某博陵安平人也曾祖恭禮國朝駙馬都尉近齊易三州刺史封博陵郡男祖具宗饒州長史考雋毫州臨渙縣丞夫人少孤在家以純孝稱既笄莊明而賢柔順有識年若干歸于獨孤氏奉蘋藻供祭祀事長撫

幼紀合宗族敬恭而誠孝愛備至動必由禮非法度未
嘗踐也生子四人教之以義方夙夜貞厲宗道以正婦
如服其義親戚稱其慈天不降喪于我大曆八年十一
月某日享年若干歿于壽州少長行哭六姻涕泗傷夫
人有宜室之美功家之明而司命奪其長美使德並壽
反嗚呼哀哉明年十一月日公使長男勣奉夫人之喪
返葬京師某原先塋之側禮也刊石以德庶德不朽其
銘曰
夫人之德景明淑慎從夫以禮承筐以順奉若宗節率
由彛訓邀福是期溘至何迅謂仁者壽天實不信同塵
彭殤歸根大運于以刊石永播淑聞

唐司直博陵崔氏故夫人趙郡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諱某趙郡人也皇朝德州將陵縣令銜之長女天
生柔懿錫趾之礼年十六歸于崔氏丕承宗事虔恭中
饋謙敬恭儉貞固澍溫閨門化之宗族以睦生一子年
十一而殤有女四人長女天於祿祿次女適范陽盧履
純第三女適河南独孤及年若干早世少女適樂安蔣
鎮皆景明好批淋慎有德循度勸義雅造次不違仁實
夫人之教訓也輔佐君子三十有九年夙夜靡違宗道
以正向使神祈正直天報德善且登期願與君子偕老
嗚呼不造春秋五十四而歿凡所願復太平半道夭撤
琴瑟之日元兇至祭德与事返衣有何極嗚呼哀哉是

歲十月某日卜宅兆于某山某原追紀往行以志幽石
禮也及忝婚姻之故嘗瞻清懿逝後相尋報德靡及敢
不備書實錄期于不朽其詞云

莊敬景順婦行之極抑，夫人秉是懿德給般華為戒類
藻惟取四始之美，六姻是式仁而必報當階壽域天實
匪忱古今同惑受化忽恍音徽冥默闡右遺範是効是
則

唐萬年縣尉崔肅列故妻李氏墓誌并序

夫人其先隴西人也皇唐高平郡王道立之玄孫果國
公景泚曾孫祖仲康開元中為尚書主客郎中楚州刺
史父濤以貞信篤行為宗室冠冕歷宋城尉衢州司士

參軍而歿德厚而位不稱啓手足之曰為守道者所痛

夫人吾之姊子也稟氣于家君之中和母氏之京明故
姿度淑茂恭儉順天性孝慈聰惠有識讀書善教葉
造次必以禮自持莫見其喜怒之容言歸于崔以德宜

夫事姑禮節似刑閨壺輔佐之美六姻是瞻有識者謂
當有鵲巢之貴鮒背之壽天則及是使春秋二十七而

終醫罔不至歎命有極而然歎適來適去皆忽然歎去痛

且感偏悼之不足故形于文且遂為誌其文曰

爾德爾容天實爾鍾爾志甫年天胡不從功義孤望歸
安然絕哀，母氏泣盡繼血刻字以石記爾芳烈

唐故天水趙潘墓誌銘并序

琚字遙怡弘農令府君第五子厥生之初令府君先有封州之後契濶万里止爰而不見故遥以字之太夫人頽之復之訓視加等及長温惠孝謹文敏好孝美姿儀有材藝戊戌歲十月以柳縱竄總從府君涉河十一月卒于深州嗚呼未婚未祿夭是飽不見其成六姻所痛大曆五年八月某日葬于洛陽先府君塋之次礼也其銘曰

彭子殤子其寿未易歎子之徃死生艰蹟未如之何刻石以記

毘陵集卷第十二

毘陵集卷第十三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集序 三首

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唐故大捕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

錄序

讚六首

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武李公寫真圖讚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并序

觀世音菩薩等身像讚并序

楊起居畫古松讚

張侍御寫真圖讚

集序

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徃先文字后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儼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声為措拳守之如奉法令聞臯繇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雲趨文不足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

楫翫之於陸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帝唐以文德專祐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園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弘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叙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文士馳騫颺扇波委二十年間季者稍馘折揚黃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

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達
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机執親之喪哀
達神明其任職矜績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諫不犯顏
見義乃勇奔善唯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
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李博而識有
餘才多而體愈迅無述作筆鋒風生听者耳駭開元二十三
年舉進士天寶二年奉博李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
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遷伊闕尉當斯時唐吳百三十
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於使人怨
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
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叔臣竊柄貪猾當

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郡邑為肅為奸党
所嫉不容于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
蔽天聰明勇者舊謂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
亮渠完封壇之策闕大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
在鄴初潼關敗書聞功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
何不若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母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
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太大夫棄敬養公
自傷悼以事君故殘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
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吊由是銜罔極
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也虧息陳力
之願焉因屏居江南省躬遺名誓心自絕无何詔復授

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聖書連徵公卿已下傾
首延佇至之日將以司言處公曰烏有隨節奪志者
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
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風痺徙
家于楚州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食雅好修无
生法以宣寂歷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唯吳楚之
士君子譔家傳修纂版及都邑頌贊守宰功德者靡不
賈貨弊越江湖求文于公得請者以為孫子榮公遇暇
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少時所著
者多散落人間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已後所作頌
賦詩歌碑表銘論誌記贊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長子

美字宗緒編為二十卷號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
主文而譎諫則言鑿含元殿賦敦祀教則哀節婦賦灵
武二孝頌表吳達盛德則崔賓客集序元魯山碣房太
英華注與此不同
云是集本俟更考尉德政碑平原張公頌梁固李公傳德先生誄叔著作

墓誌李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杼其交情則
祭蕭功曹劉評事張評事文吟詠情性達于事变則祿
古詩思舊則三吳論辯卿大夫之族姓則盧監察神道
碑思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論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則
南泉真禪師左溪浪禪師碑其餘雖波瀾万變而未始
不根于典模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聽詞
氣假令束帶立于史臣之位足以潤色王度天而病之

時不幸欽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詔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于公才且播其述作之美明于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著其文德冠于篇首焉

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于離騷著於李蘇盛于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以朴散為器作者猶負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宗考切始財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浸遠其麗有過于右者亦猶路鼗出于土鼓義猶

生于鳥跡也沈宋既沒而崔司勳顓王右丞雖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銀青光祿大夫澤州刺史諱敬得之曾孫朝散大夫饒州樂平縣令諱价之孫中散大夫潭州刺史諱顓之子十歲能屬文十五歲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謂清穎秀拔有江徐之風伯父祕書少監彬尤畧之自是令聞休暢舉進士第一歷无錫縣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年迁左拾遺轉右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虛三署卽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沒嗚呼惜哉君忠恕

廬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刑外言必依仁交不苟
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
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
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泳風騷憲章
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机獨得非師資所
獎每舞雩咏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意
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殿中侍
御史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孝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
既而麗藻竟與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蓋陽
孝常既除表悞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及與茂政前後為
諫官故銜痛編次以論謨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

序

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聲文之微也繫
于歌頌暢于事業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
比興弘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侍御諱立南蘭
陵人也御史中丞汝州刺史府君之仲子奕世純嘏及
公始大襁褓克岐十五而立神靜氣和才與道并孝悌
忠信以為己任行有餘力故幼而孝文當謂揚馬言大
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泐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鄭相奪
蓋為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
野麗而不艷天寶元年詔徵賢良方正以備多士公時

年十七射策甲科盛名翕然震誼京邑論者知遠大之
跡自此始也既而在苒宦途^遭過世故歷佐戎幕周旋
江海攸徂之邦必聞其政嘉謨成績藏在諸侯之策既
言中彛倫亦動典吉命由是自廷許尉拜監察御史
轉殿中侍御史現其逐；利徃冥；翰飛方將乘驚風
以騁騫視青雲如咫尺天道何善而死報與^其才而不
與其壽成其器而不成其志命矣夫斯才也而有斯年
也公之元兄尚書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曰某與公俱
以文孝政事為臺閣領袖丹穴之雙鳳逸奔棠棣之一
花先落天倫之慟可勝既耶以公瑰姿瑋度利器淑德
典東流皆逝今則已矣可以藏遺芳以示後嗣者其唯

風昔麗藻平生翰墨乎於是茹痛開緘投血散帙緝其
遺札得詩賦贊論表啓序頌銘^誄誌記凡若干篇為五
卷以為集錄座几弔賈生者省^鵬集之日問相如者知
禪草犹存云爾

讚

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兼武李公寫真圖讚

作績精至於藝懸解擬公德容典化同制衣獨立正色神
和氣返婉号清揚若闡嘉話公綽不欲仲山匪^懈形乎
懿範規者目駭百城仰止群吏儆戒成務安民亦犹此

畫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讚并序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孝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
三月以王事靡盬監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
於慧命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衣素洒翰寫畫徐公之容
陳于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无差若分
形于鏡入自外者或欲擎跽曲拳俯偻拜渴不知其畫
也衆君子嗟嘆不足則言以贊其美及以繼唱于後讚
曰

哲匠運思天姿是其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像豁
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々高識昂々獨步絕頂
孤松空破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造化亦在毫
素

揚起居畫古松樹讚

道在毫末神凝意注闐然物生千歲古樹龍蟠盤屈精
魁固護霜封雪埋翠幄如故宜構大厦胡為中路豈猶
待公翰之碩落貞姿傳之繪素

張侍御寫真圖讚

堂々乎張洵美且茶枕法柱不分形畫工玉玄天姿霜
淬神鋒武庫森戟寒山勁松方彈辯豸以伏藁尤他
年雲其堂與古同風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并序

道无形相心離文字非言无以導引故諸法生于假名
非智无以調伏故大音傳于密教茫々五浊客塵覆之

根識相緣生滅相隨世未有為之牢獄二乘承惠而著
空十地見性而弗了微我智印候誰司南敦如來以大
悲自定之慧力特示惣持无畏之秘藏靈覆世界雷震群
有淨除我垢令入法性設字根本假文以答意也足聲
齒舌目音以見法也以十四音攝一切智雖入无漏而
不捨有為即色以澄空也奉之者惡趣固可使開閉黑
業必為之備淨况勝緣乎初太保韓國苗公以西朝秉
鈞所積厚賜顧命宗子家老曰表祭之餘以庇功德于
是我相國潁川公將演成公弘誓之果也是以樹因此
幢韓公生代天工德本植焉歿无鬼責惠牙滋焉而潁
川公犹與哀于絕然之地將乞灵于无我之法度俾法

雨之公身田故琢貞石以刊微言仰之贊之如揭日月
烏戲里點之界有極鐵圍之山有轅唯梵音與法印等
空虛而無窮則公之前際疇可弘度其辭曰
大趣輪轉根塵相刃死生變化如響如瞬何用拯溺德
持秘印道固不在弘之者人乃經灵幢公子是曰讚持
大力啟迪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開門拔箭解縛如日破
昏韓公善根與石長存

觀世音菩薩等身繡像讚并序

元年建寅月前相州安陽縣令何昌系以是月甲子當
受生之辰痛欲報而固極哀見在之無能願非大雄之
慈法雲之悲則沒振我無明若果敷祐我弘誓願力乃

彰施五色以刺繡成父寫菩薩之真相等觀音之全身
于是乎諦觀眸容瞻仰聖位知海潮之梵音不遠蓮花
之法座可識將合功德池水溉灌其三業菩提根牙發
生于一兩至哉安陽之樹善也弘矣欲廣其善利以偈
讚云
法雲垂蔭光破黑業五眼周視四魔怖恚以色觀空于
湘見法永殖慈緣恒沙億劫

毘陵集卷第十三

毘陵集卷第十四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序上 二十二首

送張徵君寅遊江南序

送李白之曹南序

送張處士申還旧居序

宋州送姚曠之江東列丹之河北序

送張泳赴舉入闕序

送史處士歸滄陽別業序

送開封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

送陳留張少府鄭東都赴選序

送弟恂之京序

送韋評事赴河南召募畢還京序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送廣陵許力曹克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聯句賦詩序 并詩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讌集序

華山黃神谷讌臨汝裴明府序 按圖經仙人黃盧子得道昇仙

之所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冬夜裴負外薛侍御置酒宴集序

送宇文協律赴江西序

送賀若負外巡按畢歸朝序

送長洲劉少府縣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送處士薛崇遊庐山序

送張徵君寅遊江南序

初貞元二年進士星明于是夫子與廣陵馬魯俱以玄
鍾辟焉一命而俯受服赤墀之下子甘節不奪歸耕南
陽以者稱馬之利用陋子之独善及以為不然君子之
道舒之則雲蒸而降以救大旱卷之則天倪道机不盈
一握姑務忠信以安勝時則歌國風于畎畝是亦為政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薄遊然後稱德至是夏六月

以菰菜之與扁舟而東是行也與乎乘桴揚舲者不同
日矣津樓直望江漢在目少別非志士所悲深哀豈短
章能見桃源秋至僕當塞其仙實俟子於武陵之南溪

送李白之曹南序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時是由是朝
詣公車夕揮震翰一旦襜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
與白雲為伍然則遠來時行也遠去時止也彼祿者
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尽乃以子于得失虧成之
間曾不知才全者无虧成志全者无得失進與退于道
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
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

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
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别乎請偕賦詩以見
交態

送張處士申還旧居序

海水不揚波久矣故昆蟲草木得遂本性豈改益業許各
安其節天鍾靜於子而博之以文大壑无底虛舟任舫
世皆尚白独守太玄頽流俗而不言退將修乎初服吾
于是見全人之操矣乃知白雲上下盖無心自出黃雀
飛去當有時而來他年孤舟再會於五湖之口

宋州送姚曠之江東刘舟之北河序

春葉尉吾與姚曠至自洛陽中山刘舟至自長安俱以

文博我相與交歡于睢漁之溪始則開青天豁其雲霧
亦既窺武庫見其牙戟凡旬有五日而姚適吳劉濟河
余歸梁各有四方之事將為千里之別夏四月抗手於
盧門設別故也夫別與合悲樂存乎其中故賢智所不
能遣然達者遊世隨變所適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異乎金柅之有係匏瓜切莫食子其行矣別何為
者北斗在巳南風水來蓼臺草食京口水闊何以送遠
唯當賦伐木以為仁人之贈

送張詠赴碁入闕序

彼馳騫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徇三田之聲利
而張侯獨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充天机外朗則塵垢
糠粃所不能入癸巳歲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于余
子洒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紘屢頓此志士所當登秀造
而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高臺投竿旧
浦單車足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為知几吾見垂天之雲
不復顧此溟矣蓋使居者歌吾子乎

送史處士歸滏陽別業序

初史侯至自帝丘僕方醜酒于蔣氏之館揖讓堂下由
東階升于是一酌而賓禮舉再酌而交態接三酌而威
儀備深秉畢見醉中投分客中忘形吾固知握手難
常嘉會可惜其聚也言不決日而意氣感其散也
興未及盡而離憂至則臨觴徒倚孰能不以之黯然

窮陰欲臘漳滏水厚班馬連嘶歸雲无色非詩何以見
離群者之志

送開封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

世或謂知有道穀或謂全于德者不以狗名降志彼於
致命猶數日然孰與李侯兩志而膺合之張其天机与
道出処道長則陳力並仕績成而退藏于密戰勝江海
之上然后乘歸流而返旧京乃知凌雲麗天則切玉利
器於夫子為鄧林之一葉耳而精微純粹豈中士所能
得其門哉然當今堯親九族契敷五教材之美者工將
度之子雖忘机机未忘子庸詎知泥蟠沙卧不為雲霄
之鑿柝乎但蘭舟桂楫倏忽身遊朔方秋草奈離憂何

緣情者莫近于詩二三子盍詠歌以為贈

送陳留張少府節東京赴選序

每歲孟春大家宰懸象魏之法以官民材天下第毛士于是
乎雲也詞鋒角立智刃今子投袂而起將鼓行乎其間
其於湛盧發矧批却如玉鏃繫弱在手捨拔則獲者吾惟
子之望當知君子廣其業達其道則榮名貴仕可得而
拾孰云嫻々秋風悠々遠道足為志士之感哉雜珮可
以申永懷罇酒可以慰別緒其贈言之分顧調坐者志
之

送弟恂之京序

蒼龙居亥枵之歲與尔吹填篋于長安灵臺之下當時

方青襟予適執袴各志小奇相期大來其後尔以經術
薦遂觀光于上因予牢落兩河為病所係星分雨散十有
二載中間整携手一笑者及今而三昨日遊寓今成疇
昔此會綿邈空存夢想豈不欲申橘柚之性詠和樂之
什樂未終也別又繼之然君子脩誠則物應尅已則名
彰尔能珪璋特達甲冑忠信致逸足于千里吾有望焉
方務遠圖何嗟少別到秦地有問吾事者為報江湖間
心

送韋評事赴河南召募畢還京序

自唐蒙司馬相如開牂牁鑿零山于是西南夷君長始
受漢印及國家綏以大道振以長策滇越印棘火世亦皆

為外臣春蠶茲六蠻獨抗王旅天子方將開外戶掃絕漠
故授相國衛公鉞俾出作方叔入為吉甫且募如貌之
介士將剪長蛇之速飛由是分命我廷尉評事韋公實
依其任公以止戈諭之採薇歌之使政有典則人知義
所故燕裔少年韓魏勁卒召募如景附赴敵如焱馳
自春至于是月受命羽檄之下者凡萬八千計然後頒
賜筭級將朝于京師夫勤王集事之謂忠周爰咨詢之
謂智復命而不僭于素之謂信姑樹三德載馳六轡行
當以柱下之書讚幕中六畫是役也冥冥羽翰非瞻望
所及矣請借賦以知魏風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往歲兄之尉巨德刑成礼義奔靴改杜彙綱緝人曰莅
民如此其遠必大十四年王正月再命于元城元城地
雄人悍土壤賦錯處宋衛中山燕齊趙魏之都合三川
輻湊四術穀擊兄方以德奔吏此大邦則千里之迹兆
于是矣彼徒嘗者其害者謂之濫觴乎歲物已春秦山日
綠亦既選吉駕言徂東豈不知棠祿之詩廢則和樂之
好缺盍使伯氏仲氏皆詠歌之以贈行邁

送廣陵許戶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冉駹不庭三年矣王師戒嚴將同罪荒服于是上將分
戩慎選乃僚以許公有持斧旧名斷犀餘地故授以戎
政俾發卒于東夫三河之人豪全裔之人武荆吳之人

悍籍其餘勇可以尽敵信以致之際公是賴然則諭王
命敦師律度程以料民徵騎以濟象歌事以遣役輯謀
以定功在是行乎高天晚秋殺氣動地靡其路悠々
旆旌送離如之何賦小戎以為好

仲春裴胃先宅宴集聯句賦詩序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肴醜清酌
會河東裴翼榮陽鄭褒河南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
奉白自午及子促席於花陰賦詩于月下樂極不醉夜
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成思欲脩好尋盟選
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
惠然而未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

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嘍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
酒中判為醕酖之客家本秦也能无烏烏之聲其詩云
上天垂光兮照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觥
濁醪而藉落英兮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
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惟今鮮于別離
知開口大笑几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
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鄭縣劉少府凡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夏五月小暑至矣吾兄方幕夜天歸月榭有酒如乳醕
我手城隅城臨近山俯瞰平隰秦郊漢苑相錯如繡且
有顯氣足以娛人故數君子稱觴焉其誰同之有若功

曹陝西李華參軍崇陽鄭洵瑯琊王休河東裴貺鄭尉
京兆常造皆卿材也聲同而形骸相忘道契故機事不
入是以有高會遠望危言浩歌或心愜清机寓興于物
或語及陳迹盱衡而咲于是初筵而惠好脩中飲而意
氣接既醉而是非遣夫彭澤採菊隱侯臨風謂之盛矣
况高城古臺深夜朗月芳罇良友佳境勝事今夕何夕
八者俱并盍尔是皆賦于以乎現二三子之志

華山黃神谷醜臨汝裴明府序

按圖經仙人黃盧子得道昇仙之所

黃盧子滅景上漢千歲矣留碧石峯白雲以貽後世故
清機勝事未始有極余吏于華之明年道侶裴莫亦再
命為臨汝今夏六月假道弊邑挽鞅於山思欲追高步

詣真境于是相與携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舍者大七
人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于黃神之谷吳也紫
谷之西頂實三峯東面石碧叢倚束為洞壑乳竇潛泄
噴成盤渦兩崖合闕若與天接二三子將極其登探也
至則繫馬山足披蓐石門入自洞口至于梯路踰連嶂
與疊嶂度嶇嶽而躡凌兢實緣絕磴及橫嶺而止凜身
乎飛泉灌濯纓乎清漣想夫君俟我于花峯下碧室而
嬋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靡靈草以為席傾流霞
而相勸楚歌徐動沂詠亦發清商激于琴韻白雲起于
筆鋒是日也高興盡而世緒遺幽情形而神越王顏然
覓形骸大藏悉為外物天地乃有死非秋毫亦既醉止

則皆是言以志僊然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古今內有蓋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方
四海之人高枕无事則琴壺以宴朋友嘯歌以展霞月
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一虎立之會巖虎立莫
吳西門山率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鏢丹霞白雲於
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若
有待余與天不乱行于鷗鳥者銜流霞之盃而群嬉乎
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旧兒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
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万里如
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祝雲山為我輩視竹

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遺於是是日髯屢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

冬夜裴負外薛侍御置酒讌集序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與周爰咨度乎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遊力无間臨机而捨拔則獲由是在薄領之際无江海而閑冬十月辛未徵會于此堂醮朋友故旧也賢豪畢萃升降有序縫衣綫帶十有五人声同故穷達不聞意得而鄙怯皆遺肴若酒濃夜寂琴暢慷愷言志駱驛牽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且執万念如洗不復計名身之親疎憂患之去未也東况他累乎既醉餘以箸擊唾壺扣商而歌其

詞曰

薄領曰盈機知君傲煩囂飲和自忘渴况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為列宿遙何用結同心綠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炎涼催斗杓一年解頽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是曰礼成于易欢生于同滯憤積慘芼掃湯沃方今溟海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其猶以立事為已任行當自至青雲之上不復与適莽蒼者群矣吾侑浮其間与風水俱他日或潛泉喚天一離一合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樽酒未易再得將子无金玉其音姑偕賦以卒賦

送宇文協律赴西江序

復周正之年天子以潤州刺史張公休為豫章太守豫
章之人既庶且富部從事縣大夫缺而不補先以檄徵
協律于會稽時人皆賀豫章之得矣協律之遭遇君子
則曰夫子刃之餘地不啻切玉割小鮮而用其銚死乃
不可乎夫子曰不然蓋其不患秩卑而患已素飧不患
困士之不我遇患之遇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為執
射乎于是奉帑西陵是日于迈然後知大丈夫之感義
而不私其身也于城長路江臯暮春沉吟泰山懷愴鏡
水豈不知今日斗酒明旦不共顧懷安散名无勇也怨
別傷遠非丈夫也苟將申其道而成其務則万里咫尺
少別何有二三子其詠歌之以代雜珮

送賀若貞外巡按畢歸朝序

今年春上以富人侯為丞相百揆時叙九州賦錯方欽
齊職貢之法崇底慎之典使六府修九序成謂尚書吏
部郎賀若公貞明直躬特達公器才足以茂功藏事政
足以弘道救物故俾綉衣持斧巡撫江介分王命也公
電茂神机霜澤智刃其始至也問謠倍省疾苦命司書
后勞來安集宣皇恩而煦之飢者如得食寒者如得纊使
苞茅之貢必叙而抒軸之詩不作冬十一月命郡吏致
事言旋于京師且將捧府檄于南陔侍板輿以西上禮
也夫其由自家以刑國資事親以事君奉慈訓不廢陳

力將君命不違色養忠孝之大者况姦宄以弭干戈將
戰朝廷方以律令章程責成三府然則操六轡驟四駱
周爰咨詢以成天下之務在是行乎翰飛方騁瞻望何
及唯歛熟東閣弼成大猷使蒸人粒海水靜農夫高枕
及志預焉凡批手于路者請偕賦鴻雁取之于于征劬
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以為善頌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使網不紊吏
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
及之臧倉之徒得騁其媒孽子于是竟滴為南巴尉而
吾子直為已任愠不見色于其胸臆未嘗至芥舍同

遣有叩閭者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其濫故有後命
俾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艤船吳門將涉江而西
夫行止者時得表者机飛不博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用
知南巴之不為大來之机括乎由圖南而致九乃吾惟
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別何同
乎道者益偕賦詩以祝吾子

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松梓棟栳茂于深山不能逃匠石之顧矣士君子晦其
言跡不能使人不已知其勢然也之子言忠信行篤敬
以文雅麗則括而翫之而世皆覩願我獨儉德吾固知長
風六翮必有時而去及御史大夫季公之命介也辟書

四下果以嗣宗為首歲二月載驟四駱脂車而東閩中
者左溟海右百越嶺外峭安風倍剽悍歲比飢饉民方札
瘡非威非懷莫可綏也議者其謂君臣戎幕以義佐師
律以禮報國士以直道守羅人以德使安危懸於指掌勝
負決于談笑則咨謀之道弘矣豈推髻殊倍粟車畏途
足為志士之怵惕哉凡我出祖者亦既借賦

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

薛侯敦於詩固于孝敏于行時然後言而寡尤口弗
言錄亦不及識其真者以為永歎而薛侯居之澹如
君子哉若人也方以城市鄙於丘壑倦遊不如嘉趣是
月也拂纓上之塵西遊廬山；上有峯頂大林下有東

林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惠遠道生二公昔常眷戀於斯
烏履痕屐齒遍滿崖谷神期躬嚮恒若對面之子之往
獲心契矣苟藏器於身時行則行大之將來隱顯一致
彼安貞者其或為利涉之樞机乎趙補闕驛王侍御定
張評事有略各以文為賦記行邁之所以然余亦持片
言用代踈麻瑤華之贈

昆陵集卷第十四

言風外... 朝散大夫...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昆陵集卷第十四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序一十五首

送韋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送孫侍御赴鳳翔幕府序

清明日司封元員外宅登臺讌佳序

送澤州李使君兼侍御史充洛陽節度副使赴

本道序

送兵部梁郎中奏事畢還幕府序

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楊郎中入蜀序

送商州鄭司馬之任序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送韋司直還福州序

送潁川李使君赴任序

送屯田李員外充宣慰判官赴河北序

送歸中丞使新羅弔祭冊立序

送渭南劉少府執經赴東都觀省序

送餘杭薛太守入朝序

送韋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大尉臨淮王之秉旄淮沂也天子命公為介洎臨淮薨而相國太原公繼授兵符盡護東夏諸將亦表公參

成周軍事如初禽故事登掖垣者不駟傳居諫臣者不

就辟將使其能必易其秩故自左捕闕為尚書郎元年

仲春始以使節赴洛陽經大盜虔刈之餘頑民雖遷汙

倍赫返三軍之心注于帥師之耳目屬於參佐以公貞

諒文敏能恤大事且成宣之後也故以部從事咨焉夫

民殘則訛；則流禁流莫若以德兵不戢則翫；則暴

禁暴莫若以信建信与德以為幕中之畫繫吾子是與

將賀不暇別於何有我飲餞者姑以詩代路車乘馬

送孫侍御赴鳳翔幕府序

右扶風之地枕跨阨蜀扼秦西門帝命司徒為唐方叔開府之日搜責自貳于是孫侯以監察御史領司徒掾

夫子卿族也用文李續緒而弟兄皆材伯曰宿以秋官
郎辟丞相府仲曰絳拾遺君前及余為寮夫子則以貞
幹肅恪之能入主方書出佐戎政花萼灼于三臺時人
崇之二月丙午乘傳詣部人謂扶風于是乎有三幸獲
白額而南山有採藜藿者一幸也先是司徒于南山擒賊帥高王今夫
操兵者如虎而司徒仁而愛人二幸也其有君則負其
幕府多士而孫侯懿之以文德三幸也恪於德以臨事
度其義以從政力于忠以成績吾子勉之其茂不涸矣
士為知己者用豈千榮乎請居者歌之持旣行遠
清明日司封元負外宅登臺澁集序
可以排天下細故使憂者不作莫至于酒况与同志者

共之復遇司烜出火勾芒宣氣天地氤氳熙我以春乎
是日也卉木羅其庭除柔嘉充於園方言必遺累笑必
造適故談話不及朝市跡無町畦事不机括故和樂不
待笙磬主人有才子四人侍酌於前臺下有南山倚庭
碧草芊芊溝塍圃畦如瓦鱗龜甲芳樹繡布白花雪下
于是一觴解顏再觴解憂三觴志形而傲隨之商絃數
奏墻陰移而坐客醉手持濁醪笑向朗月夫以世道之
多故年歲之不吾与也若憂患歡樂衆寡之不侔苟未
者犹可追无亦顧隙間之駟以罇酒買笑余敢惜費貽
青春羞凡今日娛莫我若也吾乃今日視薄遊空名如
争蝸角又何用知接輿伯夷不遇于杜康乎願謂滿坐

展詩以贈亦侑夫四子者志之

送澤州李使君善侍御史充澤潞陳鄭節度副使

赴本道序

今歲皇帝擇可以守四方之臣分命大司徒涼公作蕃
岐陽平秩西夏涼公季弟曰抱真敬事好孝仁勇忠信
允仁則不偷勇則不撓忠則能力信則人任焉故天子
器之方倚以胥附使宅高平綏厥有衆董次將之任且
以柱后惠文冠之詔下之日軍府胥悅蓋蕭何守
關中奉宗詣軍而梁公荷方即之寄亦以愛弟居東旅
于行間忠之大者夫高平上黨之地當趙魏燕代潞之
咽喉太行恒山為之襟帶公居有專城之任行有垂旅

之取其略足以固其封疆其忠足以示其民人勗哉夫
子進吾往也伯兮仲兮執兵之要謹身以肥家自家以
刑固高平之政可以未行而窺矣被瞻望佇立壯夫耻
之非歌詩莫足以贈

送梁郎中奏事果歸幕府序

元年夏相國涼公將城沂陽百里二城即戎于境先命
從事兵部郎中安平梁公鎮如京師請玉命且料民以
調兵食五月甲戌至自雍危冠上前手畫地圖以兵机
軍儲屈指條奏上甚悅事下三府大月庚戌以璽書还
雍改轅而西既犯較於是追送者皆賦美使臣專对以
直而君遣使臣以礼詩之所由作也公嘗以郎中率昭

應昭應之賦均人和參事相府相府穆；今元帥七萃之士萬計以王命伐不庭公章甫其冠綬胡其纓咨猷乎轅門討軍實以輯戎政票衛之制勝營平之威謀子姑佐之固亦整軍經武將王室是獎豈載驟四駱皇華原隰之謂秋晚筋勁陔關雪下企子望吾子以班固之筆靴銘崆峒山而送悠々我思章句以贈之

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

歲次乙巳定襄郡王英乂出鎮庸蜀謀亞尹貪曰左司郎成公可溫良而文貞固能幹力足以參大略弼成務既條奏詣曰俞往公朝受命而夕揆日卜十一月癸巳出車吉尚書諸曹郎四十有二人歎軒騎將遠故相與

載送豆醖學判羊膾修飲餞于肅明觀以為好飲中客有賦蜀道難者公曰士感遇則忘軀臣愛命則忘家始務忠信夷險一致患已不稱于位於行萬乎何有言訖抗乎建節即路且以紛恍刀斨侍輕軒而西允強季以修業積行以取位赴知己不為名適四方不違親卿大夫之孝也吾子其无忘忘可移之忠將咨度是務使岷峨其人苛慝不作天听自民誰謂蜀遠別細故也豈至芥乎凡今会同非詩无以導居者之志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揚郎中入蜀序

二公罷東西曹草奏啓事之劇而參軍西南時人或訛朝廷易其大而難其細及以為不然方當天子命時師

以守四方丞相秉鉞為唐南仲擇佐舍介宜先才者事孰大焉彼採薇出車以遺後勞動我則異於是受王命者不言勤赴知己者不愴離今日斗酒姑展交好遂以道吾四方之志亦使滿坐歌二公乎

送南州鄭司馬之任序

往歲司馬宰湖而湖人安輯大駕東狩之往彼復也供帳駭辯天子以為能故宥之以西綬勞動也今茲佐南增秩也人謂使人任器之道當處司馬以劇而覩其利用司馬曰與其徇名以利人寧勤身以安親况佐郡之逸乎於是五彩其衣是日南返流火戒節寒蟬嘹唳曉闕白雲片秋色二三子之感時傷離者斯可以言詩矣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別駕以嘗宰三縣佐四郡未始不以廉直為己任亦未始以廉直銜己名任有餘力則寄傲於琴趣遠是以曲高意精是以声全得於心而形於手故非外獎所及當其操絃如操政焉時人知其琴不知其政善而无伐光而不耀故也今也未斯上台解榻卿大夫士從之如不及時因覩操縵之妙可以見從政之道是行也吾子其懋修乃德恪傲爾位夫亦將抑身不暇求于何有唯湯湯鄆晉明旦將遠庠峯溢水大江間之風景可同而听不可共由是衆君子賦詩以壯別且曰備折皇華之韵用

抒他年之相思

送韋司直還福州序

遠別非難行路難行路非難相逢難始者與吾子會于
旣以吾一日長乎子嘗執弟兄之好而不吾先自雲
搖面散九回悲秋而一會面亦既道別又繼之斯可
以愴矣然君子患德之不逮不患人不我知吾子克慎
厥身以荷先大夫之憂露賁然將命為我司直被服文
行而鏃斨之揚其家聲吾唯子之望豈行遠與聚散足
貽志士之忻感乎是別也抵以歌詠貺吾子而已

送潁州李使君赴任序

公之為潁州也朝廷以不失人為明潁人以得父母為

幸公輔以去色養為戚故執事者難之其為公博者則
曰受命忘家公也愛親讓祿私也君子不以私廢公不
以孝棄忠况國家方親之類而當潁人溪師長之司
可以此時急聞禮而緩君命乎公曰諾然後明日朱兩
轡而東竭力致身之誠于是乎全矣方當輯寧疲人襦
而袴之宜其大王事而小行役豈但暑之熱遠道之思
與前期之難足撓胸臆賦詩勗別子以持贈

送屯甲李貞外克宣慰判官赴河北序

秦吳燕宋之別昔人所愴若君子以令德佐王之使臣
將命以適四方當用文教柔遠威壞示德則其奉也可
以悅其愴也可以遣况吾子家本全趙倦遊一紀馬馬

以過故鄉足展南極北風之思買臣歸越相如還邛古
今相望是可知轍明日渡滹沱涉乘乾布王澤覽風俗
之暇為我問藜藿臺廟立厥狀何似平原樂毅故事存否
歸而揚擢用廣異聞夫道別離者緣情而已

送歸中丞使新羅吊祭冊立序

儒家流鮮肯冠獬豸冠者天子以公身衣儒服力儒行
行之修可移于官季之精可專對四方是故公任執法
之位且使操節以濟大海頌我王度于大荒之外夫新
羅嗣王以喪訃且請命于我則歸賜繼好以策命命
之實懷遠于德禮之大者天亦將弘宣王風也敷微言
使雞林塞外一變可至齊魯不然歸公何以不陋九夷

之行也蓋行於志信者无險易拘于王程者无近遠故
公受詔之日則遺其身視涉海如蹈陸謂窮髮友犹跬步
豈鯨怒黿抃足戒行李凡以詩賦別如美遣使臣之盛
云尔

送渭南刘少府執經赴東都觀省序

彼狗名者遭時多故乘地高勢罕不爭先鞭務飛速以
誇當代独吾子以文行裕蠶思不出其位奉籛金之所
遺羞地芥而不拾其初以筮也典校秘書警之職倚尉于
渭南渭南无批政歲二月以紛帆觸燧歸現于洛白華之
志也和氣用事春物滿眼之子于征五緡其服想成臯
花合穀洛水大是吾子拜嘉慶問清高之日歟夫克家

而家肥策名而名彰居官而官辨孝之大者則貂蟬羔
雁在子外府姑務遠圖何嗟少別到洛陽為我寄聲謝
鳴皋故山抒離加之何詩以贈遠

送餘杭薛郡守入朝序

有大道者遺小成之跡抱宏略者非曲士所見公嘗以
匪躬之故三入承明時以用舟楫期公者七載矣而猶
建隼河壖洗幘江島貝貝錦之歎詠跋胡之詩豈不以
名至盛德至廣而厦材多節夷道若類乎今天子受宣
室之警忽思賈誼以謗書之篋先示樂羊且搜玄珠俾
詣丹闕則巨鱗方縱未可料也雖欲抱黃老之術與赤
松子遊公器所歸難乎免于珪祖矣夏五月弭棹睢溪

脂車而西大雲成峯如草如織誰謂秦遠跋予望之有
以見升赤霄捧白日在此行也謂攀四牡者各賦南山
有甚之四章取樂只君子德音是茂以為志之爾

卷十五終共九葉

昆陵集卷第十六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狄及

序下

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還京序

送蔣負外奏事畢還揚州序

揚州崔行軍水亭泛舟望月讌集賦詩序

送武康顏明府之鄂州序

送六合林明府赴選序

送崔詹事仲丞赴上都序

送李副使克賀正使赴上都序

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送柳負外赴上都序

送崔負外還鄂州序

送朱侍御赴上都序

送少微上人赴天台國清寺序

送陳贇府兼應辟赴京序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還京序

侍郎昔為河南督郵河陽令其解龜也東人思其遺美
今出入夷險歷二十載而一來廳樹未老佐吏半在公
位望章綬輝光城邑觀者榮之而東都主人亦以筵豆
醞畢徵令修好之不暇比萃止十有五日而去去之日主

入歎瞻佇之莫及也故又醜酒于此池：上有雙絲艫
與竹齋對布賓主位于樽之左右而蘭臺金闥建禮承
明之英十有八人序列其次池外有闕塞雙嶺遙作外
戶嵩高高逶迤數峯當窓伊洛春樹若刺綉布錦仙桃火
然顧我則笑于是游眺之不足則舉白以相勸而狂歌
送之唱棹鳴榔蕭鼓陳乎其間醉中疑三江五湖去人
不遠謂千慮万事无非妄作况少別可以與愴乎但駟
馬行塵明日將遠登而无賦謂尊酒何宜歌而詩之且
以見追攀者之志

送蔣負外奏事畢還揚州序

揚州牧趙國崔公使其部從事侍御史吳興蔣晁如京

師條奏官府之廢置歲月之要會其來也吳楚之象君子酒而詩之而薛水部并李司直翰及為之序以冠篇首既將命趙公拜左僕射將侯加尚書郎之位其還也之子日執書卷以言于朝曰始者與數賢別賴斯文故常名在眼今幸而遷秩行車在門明旦離群想今日之會亦猶於此而思彼也非置書袖中人謂我何然后西人之舊者皆賦韻道別而鄙夫知之詩大畧蓋羨將侯以才智任職有周爰咨諏之用而將事不墜專對不辱才能一其心以佐大府之政政靡小大惟公是謀之減歸于府不知我者則謂我專趙公所以有成縉坐嘯之論而无慙示樂羊謗書之隱而不疑斯可謂之明矣今

也子歸腰曳西綬然泔涇素澹春水始生秦原青之諸草皆秀可共樂也而又別焉凡我同寮是以有瞻望不及之歎故送遠之志悉形於文

揚州崔行軍水亭泛舟望月讌集賦詩序

言同者無約束而信心同者未譁浪而樂聲應情至則不俟外獎况遺言之言造適之笑與杯中物池上月風中絃五者合以貺余歡其可勝既乎于時象君子棲公翰林如翔鳥之得茂樹也至是登于仙舟泳彼新流掇芳晚音以承今日不足故用夜漏繼之羽觴未及數覆銀河橫而金波上樂作神王百憂如失而絃繁管清悲歡交乎其間則高歌爭進或道田以泣酒酣意真樂極

感至故也當斯時視身後之竹書鼎銘猶梯米芻狗也
况細故乎二三子醉犹能賦且酌且詠余屬而和之其

詩云

明月借秋吳流光在此池山公顧我厚醕酌未疲勿
謂喜會易但憂離別隨飽君醉中德敢使私心移

送武康顏明府之鄂州序

多故已來干祿者進必歎運大抵悉弃夷道而趣捷徑
顏子獨曳儒非其知己之命不苟合非稽古力所致不
妄動今其來斯也不以賄不以名不以游眺挾策讀書
藝成而去君子哉若人耶將以特舟片帆泝洄於大江
秋濤之中涉彭蠡歷西塞浮于潛踰于沔吾子安於

忠信亦當安于風波况滄江漢茫禹跡乎於此乘
渚及顧齊吳榜以擊汰其声可想乎馬子長浮沅湘窺
九疑亦此路也足以覽古乘與窮極視听行將搜異不
暇惧於何有凡今賦詩以抒居者之思且用勗吾子四
方之志云爾

送六合林明府送序

今之為邑者祇事趣辦而已矣之子獨以公廉不肯聞
於朝夫公則能力廉則不苟不苟則无害六合之人飽是
三德故家肥人讓而名隨之宜其黜陟幽明之日首冠
賢能之選也宜哉上方勤恤人隱渴良吏如不及之子
令聞將与位偕行當見函洛春物迎馬首於千里之外

勿謂羌城衰草足，倉遠別二三子，何以持贈其歌詩乎？
送崔詹事，中丞赴上都序

初公由尚書，即出佐蜀郡，無何，熊軾暢轂，專席而坐，休績布於巴蜀，天子器之時，人謂公逸足駿，視公卿，犹步武耳。既而剖符駘傳，出入吳楚，專五城，佐二府，府罷身退，復藏于密，出處之道，歷二十載，而未光。知公者，不堪其歎。公未始屑於胸臆，貞直廉讓之德，內充故也。夫貞則專，直則固，廉則不競，讓則后時，故其寵不及而名益茂也。亘哉！今上方厲精熙載，用官人安民為急，百工以釐不至者知罪，故公朝賁然伏軾，入闕時，然後行動，而不格在是，後也。銷憂者莫若酒，中樂酣，可以道千里之意者，莫若文，群賢詩之以送遠，蓋古人雜珮以贈之，流也。

送李副使克賀正使赴上都序

之子領秘書著作，于是邦參我軍事，事必肅謀，必忠居處，必恭三年矣，而身先擇行，戢无疵政，政之和非吾子曷賴？今之將東，諸侯之會朝于京師，稱壽之儀，奉專對之才，達是行也。將為度村者，所得豈復饋池中乎？正月元日和氣，資始大行，設九賓于蓬萊前殿，白帝輦百辟奉賀，公將以此時捧章奏于雲陛之下，得覩虞舜之九成，簫韶塗山之万国，土帛况惟仲氏典司宸翰，棠棣之華交映于朝，斯可謂之榮矣。懋脩乃戢，尚慎行返，勉從

樂伯之戒尚將復滅孫之烈至如遵大路之歎不足為
吾子設矣吾嘗同寮且士龍之執也江樓醉別何用賦
遠以其章句當珮玉瓊瑤乎

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季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中揚業者
今或以尉為六官亞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猶
羸馬青袍客江潭間遇與不遇何其遼遠也然君子不
患貧患業不修不患位下患道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
敬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闕有司之喜也諸公展
相遇之禮其間不以推之挽之為己任見三月四月之
交禮霸之間王雕飛鳴草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

二子不可以不賦

送柳負外赴上都序

初弱用之拜也吏者隱者相見皆賀曰朝廷搜賢不遺
血壑中人則縉紳之賢者日至矣未有賢人至而太平
不興者而弱用獨以衰疾行返為憂諫議大夫昌黎韓
愈深貽弱用書曰君子之命知己之遇甚可易呼由是
不敢言病即日戒路夫君子之道進不苟容退不懷安
不以欲拂人不以私弃公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弱用之
心也仁矣哉与夫舍龜觀願自盛以索者異矣方今主
上用文思系遠魏郡謀諫惟賢是渴想見厖眉大冠脩
僂於朝廷与公卿大夫言三代故事出入金馬石渠

之署國人孰不宜之今之史臣樂安蔣鎮悼陵崔儒与
弱用同以德進倘与夫二君子道同必話鄙夫疲于郡
齋之状勿使不知我者謂我不思若夫抒今日秦吳之
别斗酒之外詩而已矣

送崔負外还鄂州序

負外曳朱組擁使節將鄂州牧御史中丞吳公之命方
舟如吳祇後歲事肆觀伯姊展欢申悲决辰而还飲水
恪慎夙夜匪懈孝弟友恭形於容止追攀者覩礼於公
見公之仁繫公之先德与位偕由大皇父以下一門三
太子保傳二御史大夫一宰相四二千石家之範可形
于国今則兄掌冬官弟列郎署閨門怡、花萼相鮮欲

辭必復之榮朝廷其肯舍請永言夙昔將繼旧好惠而
頌我其敢不以久要為吝雖嘉有充方負昔酒盈尊壘
祇撓别緒不足慰瞻望不及之歎故可以於此乎言詩

送朱侍御赴上都序

子以木茂經明卿黨称仁起褐衣四五年走叅夏口軍
事同時諸生有朱登賢能之書者公以惠文冠出入殿
中蘭臺其以文章干祿何啻如捨芥吳中賢士大夫由
是益劝今復戒鞅而西言赴所從昔陸士衡入洛張華
如旧相識之子之文章粲然有昔賢風采彼茂先之徒
其肯舍吾子乎將子献詩著論特備風雅以宣上德抒
下情為已任勿独誇吳趨昌門之廢與辯尊羹牛酪之

優劣而已急賢之日何患人不已知凡今贈別皆吳士
也可

贈少微上人天台因請寺序

或問上人曰文者所以足言也言說將忘文字性離示
入此徒无乃累一相乎答曰称示入者過矣以習氣未
之泯也率性修道庶几因言遣故欲羅之而能耳時人
謂上人為知言知道歲次乙卯自京持鉢而來給事中
天水趙公倫賦詩抒別卿大天已下屬而和者二十七
章既而飛錫濟江休于晋陵又東至于姑蘇將涉震澤
踰会稽上天台至因清上肉而止趣靜境者不料遠近
登漸門者不計歲月則上人还斯詎可知也上人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諸公將訣遠別得不以斯文為贈乎

送陳贊府兼應辟赴京序

初公讀梁竦傳始慨然薄游恥揭其公器退而耕十楚
縣知言者以為子真吳都禦寇圃田卜商西河与公道
雖不同其操一也羿工手中微拙於使人死已譽固知
大名之下天爵難讓十二載冬十月果以公才徵龍泉
自惜慙隱牛斗之次美玉无脛竟為秦人所得且晋以
梁山召伯宗漢以明堂延申公尊德同礼于斯為盛况
朝廷擢八絃久矣頃未儒服立於魯人之門者公祇命
台鉉將濯纓而孤矣當貞女不字十年反常及大翼怒
飛知一日幾万問離群何贈請賓賦車乘主人賦南有

嘉魚以代零雨之什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去年春公自京兆北都尉謫掾陳留訟者或歎公大才未光直道而黜君子則曰吾患德不立不患遇坎始用卒至是雖速謗何傷有才与时不遠而復其明年春肆大青冢宰童殿最厚薄以令聞迂公于華陰然後知朝廷之祿用也華陰者左峭函右雍州潼津鍾池綴于分野長河大華為之襟帶甸近所以難其造地雄所以寇其秩公將以利器勿物清机臨人吾見岑公孝不得專羨於南陽大夫初落日天歆高遠山雲開歸路秋色請各抒別操使行者得歌而詠之
昆陵卷第十六

昆陵集卷第十七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孤及

記述 一十二首

風后八陣圖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吏部郎中所壁記

太常少卿所壁記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瑯琊溪述

廬郎中尋陽竹亭記

馬退山茅亭記

撫州南城縣新亭記

鄭駙馬孝行記

惠山寺新泉記

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
戰大朴已散至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并吞八荒爭截
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
帝憑怒下土是邈乃眷武德黃帝授之始順然氣以作
兵法文昌以命將于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
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

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光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爰
於倚數握机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
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
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
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
游軍以案其右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
舉掎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
雷動山破彼魏之雀列郊之魚麗周之熊羆昆陽之虎
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成尊俎帝用經略北逐
種獯鬻南平蚩尤戡黎于阪泉省方于崆峒底定方國旁
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子是在遺風冥時亡而

圖存焉嗚呼至遠長往神机未昧酌其流者犹足以決勝
九軍禦侮万里故項籍得之以西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
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
則至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室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
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
股掌天地之心見于毫末议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
天子以不戰為師死為寶則是圖也吳於多難廢于
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及旌諸圖例以為三皇之故
事六藝之餘伎云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凰鶴鷗翔于白石霄非梧竹不下而食矣賢人君子有四

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接
苗民之遺墟非規風按部參事貳職則長者車轍莫由
至也歲次辛丑孟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于淮泗是
役也以蜂萬虫窳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違啓居亦既播
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克
振遠略殷為長城且修好于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
力之義園靜難勤王之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各公
髦士群后庶尹輻湊鱗集其來如歸于是戶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李公垣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
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儼至自
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庐州長史前尚書右

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
行絡驛漸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艦隘輜
車鸞鑣韞挂較擊每鐳射合禮賓主好會峩星弁執象
笏雁行而揖五十有九人凡處公座一歷中司者三尚
書司轄者二建年旒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
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纍纍綬若架肩
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
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耀後世孰與以一
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俊人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
九州士多之半則鶴鳳群翔而萃止不若也彼昔人所
評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
歸旆分鑣言旋繫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
覩公于是謹而月之且列其爵里名氏于館俾來世知
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江州刺史廳壁記

賀應作器

右者固有史氏君奉必書倖相董狐史鮑史賀即其人也
秦以來因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漫滅記事者但
用名氏歲月書于公堂而春秋精執存乎屋壁其來舊
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江從岷山東注激澗洪
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庐山溢水周于雉堞洞庭彭蠡為
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迄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
雄鎮且曰大府匪親匪吳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

軌設隙斯廢惟民之恤則貪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一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豈跨躡荆徐而提封万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望節勞平翊書絡驛走閩禹而馳於越必此之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勃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于手應于心則盤曲臃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道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現乎版築則灌嬰之業皎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溫太直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來百四叶有九載纂斯位者風声相聆軌躅相躡前矣後矣豈

如晉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于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揭而書之以為九江都國志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微五帝星座后十五星曰即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奉銓數以正公卿大夫士郡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會計致事而即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于郎中郎中之比迭非楚金百鍊鍊子六鈞弗其也故居官者不由此曹而進固以見其才之餘地亦猶劍刃之刃未嘗封大

輒切大玉則雖曰我且必為鑲卸人猶疑之由其途而
昇必驟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加尺者什六七諸
曹即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莅
厥位往歲公為員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
也吳人配一若逢陽春今也來斯八法在手操割成務
彌綸舊章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絃而武德
以來解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
是廢德也將來何覩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
座右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曰其所革時之先
后冠于其首以為志云

太常少卿廳壁記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神人鬼地祇
允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
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后魏太和十五年始建
少卿官少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
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寺以少叅長
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迂
秩為重卿者必于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
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法意禮樂其選也以
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
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熟不恪方
議酌前矣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史記漫滅于是

夏五月己丑日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
對面曰去者吾得而師之不去者吾韋而絃之去遠乎
哉既進續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金剛經報應述并序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掛玄冕心冥真
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必與經俱十
有若干年矣自皇帝中元年十月專駕有避狄之師百僚
蒼黃南馳商于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
念唯經是悼行典其獲七宝也寧見經生典其亡四句
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
之未從也則唯書是圖未于玄法寺之藏一人以送公

發函披卷乃商于所亡之本也問守藏者亦曰不知其
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
故随心而至昭報眇靈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
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
誠于此者形于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
義中心信感于物者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惠力
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
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兩啓公善牙使因相以獲願
進登乎無願法之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召
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上士勤道精誠若馳願形于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徑

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時可度思

瑯琊溪述并序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占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金石引泉醜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即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迹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溪他日賦八題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在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飾之流為迴溪削成崇臺不過

十初意擬衡霍溪裏數丈趣伴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恠石磴；湧湍瀑；洞壑無底雲與其間仲春氣至万木花笈亘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山者眾同无大无小乘與從公；之舉觴酒 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琴詠歌同風舞雩時；醉歸与魚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駘石門松風声 笙竽於戲人实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淡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盧郎中尋陽竹亭序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

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水以深其趣而嘉景有大小道机
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情性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閑
不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
歆卑其志而高其具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高出
于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牖費不過剪茅茨以儉
為飾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軒以瞰
原隰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于此亭適也亭前有香
草怪石杉松菑維生密篠翠筠膺月碧鮮風動兩下声比
簫籟亭外有山圍湓城峯名香炉歸雲輪囷片可數
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而傲漢貂者百
里奚爵祿不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于是竹

亭構而天机暢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
境对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去故意愜而神王也耳
相之用繫於物得喪之源亭乎事哀樂之柄成乎心
和於内而事應於外則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
山禊蘭亭燕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歆其迹之可久故命
余為志

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二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
无樽櫨節枕之華不斲掾不剪茨不列墉白雲為藩離
碧山為屏風昭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地奔雲
直巖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未朝勢若星拱

蒼翠方狀綺布綉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
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
不及岩逕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
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
政多暇日繇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構迺墜作我
攸字於是崇朝而攻本之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
登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
登焉於是手彈絲桐目送遷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
極万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
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嶺閩佳
景罕到不書所作使盛歎鬱堙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

之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廡，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
路室於是賓客有底止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也與西粵
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行迈之
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无修除之備无井樹之
設及賓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受館而盤飧薪芻之既
弃如也由其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
縣尹之寄擢王公所為南城公至之日則考於事典陳
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所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
和於是飾廡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

其館办其域于道周作新亭于館之陽厦屋眺之俯瞰
濤聲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划境墉堦坎甬以為大
迹屬之于溪設双航于清津以備經度每將之迎之則
自郊勞至于致饁无曠礼无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
廢徹之材以移用之迺有節入鞭邠之贖以庀工之志
其勞杜燥湿之虞以憇賓之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
是以懋政是以嘉若行者有犯較之祭若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
斯醴酒以贈之則溪雲竹風生於棟牖而綠野青山為
吾庭衢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道四方之志焉茲
又勝會之佳境也凡底績以興利羊故以謀始修禮以
備物儻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

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茲亭乎是歲廣德二年也

鄭駙馬孝行記

英華作鄭贖
潛耀其字

特進駙馬都尉萊陽鄭潛曜字某睿宗外孫玄宗之甥
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
主寢疾公年二十八觸燧侍左右帶不解面不_贖者累
月嘗藥請禱愛懇備至而疾无瘳乃刺血濡翰書為策
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身乞灵祈死泣尽
继血既而誠達於神感而遂契徹造俟命焚其章草独
神道許三字存乎煨燂之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故命
左右勿敢言於其請天之章公之客尹灵琛之辞也向
微灵琛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邇

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陽未嘗與天同功也而孝子竭誠
上玄為感神符靈貺來若響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明
不能逃其應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
惟武王周公与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五應若公者也
在綺襦紈袴之中非有植壁秉珪之礼而精誠上達神
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欵公開
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公主柔明
而賢輔佐以礼公力行好李处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
忠信歷太僕光祿卿嗣榮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
餘載克荷大業而崇其家声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悞他
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篇

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
灵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迹而披
豚錄異者賤近不書无錫令敬澄字源深以割鷄之餘
考古案圖葺而築之乃飾乃巧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
山大川之名每此峰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
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
涌潛洩滌滯舍下无沁无竇蓄而不注深源因地勢以
順水性始双懸^象叢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
湍激若醴醴乳噴發于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經
營于法堂潺湲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

者讓躁者靜，者勤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發于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犹无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答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于石。

昆陵集卷第十七

昆陵集卷第十八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策書

對詔策

勅與吐蕃贊普書 永興

答楊賁處士書

策秀才文三道

策書

對詔策

問大象無體玄功陰隲雖稟生之類万殊而含道之源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利物演為真宗貽厥后季包

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而詮意至如
交樂于天交食于地不相與為事不相與為謀善無所
私惡無所弃施之于教何所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
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曷往不臻又曰善
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
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免
乎拔脫宜其帝系蕃遠昭厥孫謀綿瓜瓞萬德垂裕
何丹朱之不祀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
以天下覲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為元首首臣作股肱君
無賢臣誰與共理粵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
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佞弃宗社淪亡為元匡

輔經稱不尚賢者其旨何哉圣人立教專氣致柔故形
不欲勞性不欲竭深根固蒂可以長存則有周穆肆狂
逸勞過度促齡損性都以為然又有惟淨惟清守真守朴二
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與吉會武不措瓜
兵難容刃罽豹巖居水飲身代俱損壽永色孺不免噬
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損殊子既洞曉玄經探微
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虛心佇聞啓沃
對臣問道之為物無名無形蓋圣人酌而用之推而弘
之取其精以脩身用其麤以救物從本降迹散朴為器
於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略雖以冲寂為宗虛
極為體然好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

宗豈不欲因言演教于教遺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
大無不動細無不應況陛下用大道為風以鼓群有臣
則吹萬一之音也敢不唱于衆竅之末臣謹按天有施
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
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于有為有為生于有事有事
則謀名存矣善惡生于公私公私生于用；則弃名立
矣然至人有為不為焉有事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
无善焉有惡无惡焉泯善惡于一致合同異乎萬殊則
妙門可存教父斯在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常有司慾者然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

書云无偏无黨王道蕩；此正直如繩之効也經又云
居善地心善泉與善人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
下弘其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四十有二載矣且復推功
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冲若缺詔臣等曰常務斯
道曷往而臻臣鯁生也焉知其辯雖然有一於此願陛
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
遠于天天人合契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
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之不存傾其宗
遷其社之謂拔傑奔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達失
其器喪其國之謂脫大康去洛納幽王敗驪山厉王流
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曆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

之而不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
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后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
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節春秋
備其祭典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脫臣謂不同經曰
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章乎夫尚賢者
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王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
為無也而聖人能無為于求賢不能使無為無迹存則有為者尚之以為
利于是有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其漸起於一時之
名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絕
匡輔之力也蓋欲因時致功；成則遣而遺之因義立
事事遂則有而無之无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

于為无為于事无事雖八元之翼唐弼虞三傑之戡秦
滅項其无為无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万物莫大于全
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
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道
一以头之雖逍遙与導養殊途然性情与力侖同轍
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
得不逸于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續
鳧截雀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辯以大方
合二經之旨明應爰无方立言不一孝者宜忘言以寃
其体統不可執言以滯于空蹄經不云乎返者道之動惟
動而常靜可以取則叔足以合義；无反經凡養生者

以本為精以物為麗閑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
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憑暴之地武安得措其爪苟
守其精而遺其粗故得于內而喪于外內无以持其
分則衛生之經特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
体微妙玄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无所陳
其至精傳說无所用其舟楫啓沃之間豈臣及之有豔
睿謀悞殞越于下謹对

勅与吐蕃書

永泰二年

勅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為与国自我玄宗至道
大明孝皇帝与生贊普和親結好將六十年仰思當時
之約豈為一朝之故矣欲相恤家患永同休感使代代

子孫為兄弟甥舅如手足之相衛唇齒之相依自爾使
息成罷兵二境无征戰之器金玉錦綉問遺往來道路
相望懽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自我國家有安祿山史
思明之難朕謂言贊普必有恤隣救患之意豈知乘我
之罝恣其侵軼歟略河湟之人爭奪沂沈之地又与朕
叛臣僕固懷恩共扇誘回紇等諸蕃同惡相濟犯我都
邑三年之間三至城下此實贊普苟窺方寸之利自弃
十家之信不念舊姻之好忍絕舅甥之欢累代親隣二
朝併弃有目有耳者皆為贊普羞之夫以小国伐大国
且劳師襲而助叛臣有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懷恩自
斃回紇未降羗渾諸蕃內難外散天实有眼心可負乎

朕頃以背盟不祥絕親不義寧人負我，不負人所以
含垢數年未忍致討既不得已万思用師止歆恚天下
精兵長駘西面常人問罪然後凱旋上以雪宗廟之讎
恥下以釋將士之憤怒自料以德征暴以大攻小以信
討詐以義罰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火焚枯人神同力
何往不濟籌義之次適會彼國使來云願修前好復如
旧日覽書見意良用撫然歆不許則人未歸我歆許則
信不可恃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具探誠疑
款九月濟與彼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所寄書然後知
事皆由諛言死虛謬再披未旨朕甚嘉之何者自咎在
哲人誰免過，而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年之

舅甥有先祖先贊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以
小不忍而隳大体使百姓疲於兵甲兩主遂為仇讎或
過迂怒朕所不取敬依來請彼以結和而今而後不復
念惡已令内外屯成罷折解嚴允我二國洗瑕迁善徑
略封疆素有分地各守土宇爾无有侵永為親好復如
開元故事昊天上帝鬼神實聞朕言无謂不信冬寒贊
普外甥比平安遺書指不多及

答揚賁處士書

上德无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暮而人疲如初終
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解
絃更張之義算口徵賦以代他征意歆因有為以成无

為未著而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无德故也夫導政
齊刑民猶免而无恥况權道以反經為用去德逾遠使
无速謗未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知之詔書見讓
以直諫相益高也起子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
賦頌无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未書所陳富
人出万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著
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批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共
有三万二千比未應差科者唯有二千五百共餘二万
九千五百戶蚕而衣耕而食不特一錢以助王賦詩不
云乎或燕居息或及瘁事固在於是矣每歲三十万貫
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

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
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
得不日感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以
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怨州將不存苟以是為
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之方今為口賦誠非曩
典意欲以五万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
可復使多者用其以為衰少者用之以為益損有餘補
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
何從而生竊料動搖不安以遁逃相扇者不過以規避
之戶与寄客耳其輩浮食偷安久漏差科惡同均賦稅
之名祇思蠲免若編戶地著者雖驅之使逃亦固不從今

已擇吏分官以辨其等差量分八賦其數懸榜以示之
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不仁困
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歛之薄厚办之脩否望風
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之過乎顧礼義之不德
孰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无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輸
王賦之民共輦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歛以助逋賦
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與鳥獸啗貊无以異矣其未既
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一知亦犹
是也苟不為用又焉能資隣然計斯人之後亦未必悉
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於微
拙誠有之奉教三省敢不知罪子產鑄刑書作兵賦以

救鄭圍而獲執于叔向及才不如子產口算不如兵賦
吾子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心威之何日忘之簿領拘
限莫由措展未見騶子馳誠无極不宣舒州刺史独孤
及頓首

策秀才文三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徇名以行己有
忘名以救物雖俱出於儒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言豈
其无持操歟夫魏顓違命申生受賜伍尚赴郢伍胥如
吳四者孰孝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采薇
四者孰義石戶寗於海上伯陽隱於柱下鴟夷子范蠡
汎舟於越三者孰潔令歆考其本末度長以挈大較其

去就合異以為同渴聞貫之之道辯之說
問黃帝氏以無為政故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其
儀亦克用又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已刑措不
用致此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
何去何就孔子用鉞而觀而魯至于道而宓子賤鳴
琴悟而巢父亦化寬猛之際小大不儗儗比桴量實其義
焉在敷暢厥旨敬侍嘉言

問傳曰其君齋明精潔則神饗人听故明神降之夫天
地烟煴冲氣為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如晉崇實沉
崧生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禱杙杜伯與
商周而存亡黃熊白毛將晉虢而興敗是何祥也根本

對 焉在二三子賁然來斯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

田昆陵集卷第十八

卷第十八

昆陵集卷之八

昆陵集卷之八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独孤及

文

吊道瑾文并序

祭土龍文

祭縣文

祭岬山文

祭吳塘神文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為楊右丞祭李相公文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為明州独孤使君祭貞節中文

祭衢州李司士文

為華陰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文

吊道殣文 并序

辛丑歲大旱三日天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殍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棄其骨于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枝撐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已來不書或謂縣官處師旅飢饉之弊宜禳災于未然時不時賑恤又苦之以杼軸故

及是及以為不然當陽九之厄陰陽錯而災沴降天也非人也于是延陵包佶作道殣文蓋小雅雲漢之流也及亦斐然獻吊且告之運命云

一風不和六氣不均上天疾威大厉荐臻俾災流行殄殲斯人此自淮沂達于海隅北瘞天昏亦既毒痛匪蹈密網匪罹雀蒲飢饉降喪淪胥以鋪人生寄世孰非遠客嗟爾賦命天年逼迫生不糊其口死不掩其骼曠野茫茫僵屍疊疊髑髏爭嵒如堆如坻里閭無烟雞犬去之死非爾所見其餒而水陷歷陽貴賤同之頃秦坑趙卒肉填長平實天不備謂禍莫京一甫復胡為無辜命并將天閔之則如勿生司殺之柄孰云孔明伊昔太古上玄

宋

之世天無鞠凶物無疵癘父不喪子兄不哭弟亦有華
胥民壽千年陰陽常和玉燭常燃彼何人斯而生斯
時聖人既興大盜亦隨外戶反閉矣愚相欺我先王乃
作五兵固不得已而用之克彘既歿揖讓不傳黃鉞白
旄謂之應天德乃下哀干戈相連陽九祆災纏凶年
鳥皆夜鳴人失其全食盡力疲守死道邊不自于後不
自尔先万世一時運有固然帝在法宮清問下民青旗
鸞輅時令惟新叶風布和天下比日春甫徃莫及委骸窮
塵命不可問嗚呼蒼旻

崇土禱文

陽驕陰伏女魃作孽子孟夏不雨至于夏月后土將乾百

谷恐竭天道下濟龍德正中宜其甘雨亦祥其風曰歲時
時俾和而豐胡然也膏物乃殄瘠民用艱食神將之祀
豈天不仁豈龍不智盍止直以是輔憫雲漢于下土詔烈
缺使奉少侖商羊以鼓牙拜暘兮為雲霖兮為雨滲我王
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尔稼如茨俾尔穗如抵
實廩實藏為盛為潔无貽龍羞俾神我欺尚饗

祭毒縣文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
李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六毒縣之神天地不仁神明
元親惟德是典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壘稱亂國
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列展假寵多難敢包根心竊發

蚤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昏墊皇
帝震怒俾勦乱略侑我上将底天之伐于是虎牙鷹揚
之臣地牙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用張月孤雲旗已
先啓行方將歷尋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斮梟鏡以
豐鼓封鯨鯢為京觀俾万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月
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尔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
志敢告无靡旗无挂駉无汰輶无僨車侑五將護野萬
灵並轂令天地氛稷望風掃降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
我敢冒為神祇羞

祀岷山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當州

阮英華作

團練守捉使賜紫獨孤及奉勅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岷山神之灵頃緣亢陽不雨梁盛將敗敢以人欲乞灵
于神謂必盼嚮過賜介福俄以浹日未蒙降衷潤礎不
徵觸石无望稼穡盡瘁澗溪將竭豈有悔怒將為毒痛
不然何瘡我以早使滌：至此今元：怨咨皇帝既食
下罪已之詔崇群神之祀將以敬恭之懇邀福于神明
神其沛然迴慮驟降以雨使枯苗復生飢者得食上以
應圣主乾：之心下以副万人顙：之望是人性侑與
神存亡敢不以大牢少牢剛鬣翰音之薦以為明祀以
報純嘏若犹陽固陰蓄蘊冲如初神則不明人將何賴
亦當徹惟馨之奠寢嚴裡之儀祭礼具廢在此一兩敢

固陳苦庶无神羞尚饗

祭吳塘神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灵山作灵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戶之神非人罔以薦馨香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遑庶无罪悔以奉裡祀祭未豐潔政或頗類實及之貴非人之憊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盛夏旱蒸五稼將枯田畷訢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為雲沛然作雨使万人欢康百穀阜滋洒我公田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豈

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願：非歲曷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吏部侍郎李公之灵嗚呼天以純粹鍾美於公孝友慈惠公廉貞直事君以忠臨節有勇可以師表鄉党儀刑縉紳宜荷百祿乃用三壽孰司司物化魯莫輔德諸公不死公獨返真官不過八旬年未踰六十豈五藥垂養九歲失節以及此乎將脩短之域窮達之數止于是乎前期函報如所修乎俯覩生前亦有恨乎昔公出入臺閣勤勞王事馳駘使車周旋天

下克已奉職一何正也姑蘇之役姦偉搆難公秉義勇
誅其渠魁每寇圍逼句吳震駭公帥羸師克剪大敵奇
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夫豈惡生誓死奪志臨危
致命一何壯也濯纓來朝祇若王命三府高議方以黃
散咨公天乎元知不從人欲旅襯委于空館妻孥恨于
遠道其來也駟馬朱轡其往也孤轡丹旒天子具悼台
臣雪泣情鍾我輩哀可既乎某乙等義惟寮友季卿等
屬忝宗族歡愛如昨書札猶新伸眉未幾交臂忽失形
骸留此冤魄何之鳴琴潺湲恍若在耳前路冥冥良遊
无期灵之來兮歆此薄酌尚饗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黃門侍郎
兼吏部尚書御史大夫嚴公之靈嗚呼天惟匪忱才不
必壽冉耕斯疾顏回短命告凶兆朕允聖共惑惟公茂
質見於芳年菌春蠶九能石石柯千丈頃嘗勸力當代以智
開物若發矧之刃決雲切泥長安浩穰憲網疎漏天子
命公尹京執法能秉直道以張皇綱盜奔訟清周月報
政巴蜀亟擾上為旰食公之攸徂亂亦遄已昆夷授首
切隳飲化乃加冢卿為天喉舌謂當任極治鉉壽如崗
陵青雲可攀白日忽暮嗟來桑扈溘与化往孰云夫君
而有斯命聚蘭春敷大壑夜失非君具哀吾誰為慟昔
公先中書以道消豫勝不踐袞職公復筭屈短曆卒一

无相印蒼生孤望前後同悲曩子論交於予投分形接
意敵声應事感俱涉世故累荷寃榮子忝台司公亦垂
相大駕東狩獲陪屬車各負羈絏同扞牧圉誠節見于
多難交態彰于困蒙願言悉心共獎王室鎮蜀之後南
北頗限犹易前期未嗟少别别未艾也死生間之夙昔
欢愛今反為悲真宰何人壽夭誰司善而无报天豈予
欺憶昨攸往火旗電輜今也來思白馬龍輻鯉書遂絕
鷄黍无期惜无宝劍挂君松枝肯酒一壺函明此辞尚
饗

為楊左丞祭李相公文

年月日尚書左丞楊綰吏部侍郎李季卿吏部侍郎王

延昌刑部侍郎魏少游工部侍郎徐浩謹以清酌少牢
之奠敬祭于故相國李公之灵嗚呼宗祐儲祉降神生
公稟天純懿為國柱石負荷大業儀刑本枝九居專城
六處八座五領憲府兩登台司唯公廉忠信是務惟寬
厚清静是守危言獻可未嘗脂韋取容直躬而行不為
叔偉改操三已無愠一麾乃出其茂勲崇名遺芳餘事
輝映策牘標準縉紳所蒞之邦于今頌美若鄭人之思
子產周人之歌召伯謂公福如山阜壽登期願為天子
元老以弼成庶政溘與化往嗚呼曷歸何萬人之具瞻
與天命之相違窺遺塵於臺閣想見公之容徽嗟道申
而壽屈痛迹是而人非綰等恭承嘉惠昔嘗登門接後

堂之懽娛參東閣之討論譁浪在耳書札是存奈何以
別忽問九原尚饗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右散騎常
侍贈禮部尚書李公之靈嗚呼冲粹之氣生德於公忠
孝貞諒聰明玄達卓犖特立英明虛受自司翰持衡現
夙執法周旋三閤出入十載能直其道而正其身致命
臨節仁而有勇造次顛沛義形於色莊敬於談笑孝
謹扇乎閨門若天祚明德神與正直公宜錫慶鍾壽俾
大而昌子何官不至三事年不及六十積德無報為仁
者惑焉今行及先遠將安宅兆嗟來桑扈徃無返期追

思平生夙昔懽好懇款交臂之分懇懇同心之言今則
冥寞无非夢想非夫人之為慟吾誰為慟不知神之所
在彼乎此乎肯酒一罇庶以為別尚饗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負郎中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觴豆之奠敬祭于某部郎中兼
某州刺史負公之靈吳越懽歲元：艱食帝咨四嶽分
命於公克勤于和克儉于家忠而能力剛亦不吐出入
臺閣將十五載動合律度言為程式及茲剖符銜疾受
命而慨然有表正東夏澄清江湖之心海隅蒼生方望
公以大庇朝廷縉紳期公以上台而悠：蒼天屈公以
下壽時既頹而命不與智未窮而有生有涯嗚呼哀哉

昔公繡衣持斧子忝接武於朝公遽投荒子亦左社異
域山川有間交情无極各隨流波在天一方險阻艱難
亦既備嘗邂逅相遇荆蠻之鄉惠而好我何日能忘浙
右巨鎮甬東孤城風烟相接予伐同盟未及前駟莫申
微誠遽聞沉痾忽聞死生九原誰歸万事長往夙昔欢
爰无非夢想舟逝壑走吾將安仰隻鷄之荐靈歆來饗

祭衢州李司士文

年月日前華陰縣尉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衢州司士參軍李君之靈惟君砥節砺行抱粹含純
剛亦不吐直而能溫筮仕誠立安卑道存宜錫難老亦
高其門奈何盛德迫此短辰追惟夙昔修好於君託以

良援申之昏姻勸我以義敦我以仁各徇薄官俱期致
身頃復離別几為胡秦契濶乖阻艱難苦辛君限靡鹽
陳力甌閩予集荼蓼零丁海濱吊恤何深舊好慇懃
贈言如昨尺素犹新倏忽長往吾誰每親常日音微平
生懿文今則已矣長為古人怜君不知哭君不聞瀝酒
墳草洒淚隴雲庶因薄奠髣髴精神尚饗

為華陰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年月日華陰郡守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
禮部尚書裴公之靈嗚呼元精純粹生德於公峻極降
祉貞明在躬濯纓登朝事君以忠出入三閤周旋兩宮
寒幃井陘推轂盧龍喉舌是寄淑問斯崇輿皆垂天鴻

毛順風亦既左官時更困蒙夷險能存高明有融三已
無愠再命滋恭肇受方伯俄昇秩宗將陳謩謀以佐時
邕如何不弟降此鞠函珠履聲絕蒼生望窮机返太素
勲苗景鍾杳；龍輻瞻言徂東敬飾薄奠邀神吳窮美
顧求饗鬢髴音容嗚呼哀哉尚鄉食

毘陵集卷第十九

毘陵集卷第二十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独孤及

祭文

祭吏部元郎中文

祭壽州張使君文

祭揚州韋大夫文

為揚右相祭西岳文

祭韋縑公文

祭賈尚書文

祭相里造文

祭滁州李庶子文

祭博陵郡君文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年月日禮部員外獨孤及謹以蔬飯壺酒敬祭于故吏部郎中元公之靈上士奔死生下士愛生惡死而惑之知生死若幻而不能忘情於其間者我輩所不克免始者與公同吊死問生論議亦頗當及此豈謂言未絕口而公又長往昨日經過處成疇昔何變化之速乃至於是視不及瞬言不及息嗚呼元君今已返於机夫彭祖殤子同歸於尺豈不知前後相哀達生者不為歎公齒髮未老官途方半相視而笑冀前路各有所展豈因問

閻數日而死生問之竹林如故階塵未掃唯人琴兩亡影絕響滅湯之清絃豈可復聞承以今晨將赴瑩闕痛天道之茫昧予豈無言而悲未從中遠復抒意匪祭也永以為別也尚饗

祭壽州張使君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柔毛之奠敬荐于故尚書工部郎中壽州刺史兼侍御史張公之靈頃者剖符為郡與公隣邑祇役徃復日以携手嘗辱嘉惠愛我則深柰何故別後盈魄未周相去无山川之間纒聞嬰疾遽告不幸古詩祢一息不相知今乃爾耶別時高論精義在耳袖中尺書灑翰犹濕而形影驟滅了无还

期雖歆効古賢謂悲哀為恒化情莫可過徒虛語耳惟
公貞亮溫毅強孝好古人皆寤而盈曲而全公獨以峭
直棲物雖悔老不改其度人多求田問舍公獨以百家
言為寶藏書至八千卷而不止以斯道也施于有政故
其德形於事業其仁浹於百姓楚人壽人如得陽春識
者揣公壽典位偕今也溘焉而人何望嗚呼王事拘限
會葬莫及思賢歎逝執紙涕零若久要之不敢忘也豈
不願饗於今日頻藻之奠尚饗

祭揚州韋大夫文

年月日散大夫文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
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嘉蔬柔毛

之奠敬祭于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
道節度觀察處置使韋公之靈王侑九伯底綏四方惟
公剖符作藩維揚徃歲斯民匪迪匪康自公戾止視之
如傷飾吏以儒出言有章革刻煩苛載戢暴強將吏奉
君若網在綱罔或作威以紊典常民斯輯睦政亦允臧
和氣被物豐年降祥天之輔仁公宜熾昌奈何不淑景
命遽央百城悼心万民何望及忝列城備守封堦獲宥
罪戾庇身餘光德宇所覆今也則亡偏思遺愛追蹈餘
芳俛仰興懷酌玉慕悽涼拘限所職路阻且長遙抒下情
昔酒一觴尚饗

為揚右相祭西嶽文

維年月日司空右相揚國忠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韋見素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西岳金天王之
神頃自獻歲達于三月畜極不雨屯膏未光元元其咨
滌滌是懼國忠等是用虔奉睿慮聿遵祀典謹遣鳴臯
山人韋朝真敢徼福于大神之靈精意緣申而休祐躬
蠲宸衷遙達而瑞澤滂霈非神之幽贊叶于國神之景
命符於人則疇能降祥荐祉如此其速故簠簋犧象敬
修享禮雖冥應无方非馨香所答而神感如在庶明灵
惟歆尚饗

祭韋炎端公文

年月日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前舒州司馬皇

甫魯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侍御史舒州桐
城縣丞韋公之靈昔公執法柱下某等接武周行嘗趨
後塵飽听公議某既出守曾後播遷公亦負譴黜官辱
同官為寮之好敢不知孝悌忠信強毅正直樂善唯恐
不及嫉惡不去不止分枉直於心識以澄清為已任形
於造次弁於自然謂必眉壽且鍾介福柰何強壯之年
大才先謝志業所趣未申万一有生之涯溘然永已慈
親羸老弱子未齒反葬无望委骸他山等為歸真艰痛
太甚天不我弔哀有何極某等頃嘗以罇酒豆肉邀君
同懽今之所獻犹前罇也但夙昔志氣比來語言遽悉
冥寞无非夢想往既不及來莫可追犹持此奠以抒永

別天 關之痛夫復何言尚饗

祭賈尚書文

大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賈公六兄之靈嗚呼性命之源仲尼罕言頃者與兄存而不論亦謂景福必鍾德門未虞昊天驟忍我欺所以分手容易前期日徃書札祇嗟別離孰云別中死生間之賈生謫去遭世不用以命問鵬千古孰痛兄逢盛時任適梁棟青雲咫尺巨鱗始縱濫爾中止俄同大夢天下孤望非兄誰慟追念夙昔嘗陪討論綜覈微言揭厉孔門匪究枝葉必

探本根高論拔俗精義入神誓將以儒訓齊斯民文章陵夷鄭聲奪倫兄於其中振三代之風復雕為朴正始是崇孝者歸仁如川朝宗之義炳焉自兄中興大名全才儀刑百工嗚呼彼天胡不祐賢闡茸諛諛或錫永年好孝不幸繫兄復然豈天地不仁將斯民薄祐顯之望見奪何遽其獲見于兄三十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長崇以伯仲相視博文約禮謂仁由已同心之言期于沒齒前後尺牘羅列案机情之清論祝之在耳一旦如失万事遄已民之所望今也胡俟某守戢拘限會葬願乖白馬素車歆徃死階寢門一號心酸骨悽容微自此永不復見若魂魄死不之也豈不覩平生心於今日斗

酒之奠乎尚饗

祭相里造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独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嗚呼往歲嘗與公度論死生變化豈不知身與萬物悉當歸死猶謂不惑于道者可以不奪其善豈圖論猶在耳目未及瞬而公度之身復為異物益知規化而恒自古皆矣而哀來從中妾豈易遣嗚呼公度有志有文量足韜世善可救物宰賜言語再季政事古莫兩大繫公兼之伊昔密荐可否廷折區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表耆老僕公而蘇東公論者死賢不肖孰不謂公致

君致身方自此始奈何吉未會也凶問隨之天下悼惜士友悽歎况某投分於榮名之始並命於剖符之列久要不忘平生實唯公度是望同心同病我身子身也子與化往奈我心何名跡留為故事語言存乎耳目唯音形眇忽死前期可望每一念至哀填胸臆往矣公度去我何之勿言一罇永死共持倘肯顧饗表公我思尚饗

祭滁州李庶子文

年月日常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之奠敬祭于故右庶子滁州刺史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兼侍御史隴西李長夫之靈嗚呼才與上壽并者吾不得見之矣得

見中壽者斯可矣嗚呼長夫曾未半之官不展才事不
如志奄謝昭世溘歸黃泉雖欲茹哀，可如乎追惟長
夫行茂神俊孝虔友睦諒直仁勇卓犖夸迈英明曠遠
文武志略邦家必聞為州治行居百城之最詩賦歌事
窮六義之美休声喧于里巷佳句被于管絃珪璋令聞
中外注耳謂當入拜九卿出分四岳万人所望一旦中
止行路悼惜豈直同心者之心滄洲長挹之談玉溪獨
徃之思竟迫身世永孤願言倘魂而有知當飲痛泉下
徃歲滁城之會俱未以少別為感臨岐道旧坎，致我
酒酣氣振言尽歡甚孰知此際以是永訣今万事如昨
書札犹新唯故人音容不可復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况

長徃之別乎王事拘限莫由執紼危酒豆向後會无期
彼蒼悠悠，逝者何之長夫魂兮来思尚鄉食

祭博陵郡君文

大曆八年二月十五日校檢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
孤及謹以清酌菜果之奠祭于故博陵郡君之靈嗚呼
及顧惟鄙薄謬忝合好採繁助祭歲時未幾執手偕老
昊天遽奪齊体若晚遺跡太早犹未知壽域有涯短長
已臻其極耶將及薄祐速疊宜為淑明所弃耶屋壁挂
存琴瑟響絕修法劝義今將畴依日月有時龜筮告協
將陟故路祔于先塋及為印綬所拘不獲親自封樹豈
虞此別死生間之徃歲方舟偕来今也單輅独歸却岐

一慟心骨可絕頃者萬事無非去塵變化茫茫往矣何
道今日卮酒將抒永別尚饗

毘陵集卷第二十終

毘陵集後序

安定 梁肅

大曆丁巳歲夏四月有唐又宗常州刺史独孤公薨于
位秋九月既塋門下生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
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祭揚秀氣傍礪古
訓則存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于是綴其
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且繫詞曰夫大者天
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
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
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
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吳接前代澆醜之後
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旧俗稍革不及百年文体

反正其後時浸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室中作者數人
頗節之以禮洵公為之于是操道德為根本總經籍為
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于詞故
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
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觀西漢之遺風善乎中書
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貶
過惡為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詠歌峻如
嵩華盛于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
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
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之中子道与之粹天授之德聰
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孝弟積為本行

文藝成^科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伯大略杖正大
義古今大休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万變而殊流會歸
同致于道故于賦遠游頌嘯臺見公之放怀大規超迈
流俗于仙掌函谷二銘近陵論八陣圖見公識探神化
智合叔道於议郊祀配天之礼吕譔盧奕之謚見公闡
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圣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
宣王庙碑福州新學碑紀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
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墓志鄭氏孝行記李睢
陽揚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秘監靈表陳黃老
之義于是有对策文演釋氏之奧于是有鏡智禪師碑
論文變損孟子是有李遐叔集序称物状之美而暢其

情性于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于存沒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貞外李庶子文其餘紀物叙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德禮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孟堅云尔吾子可与共享庶乎成名肅亦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為叙俾來者于是現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于此篇

唐獨孤公昆陵集二十卷 祕藏 天府世罕其傳 是本為吳文定公在 東閣時抄出以藏於家者也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為內兄弟給事乃得假歸命傭書者錄之惜乎訛舛艱讀知余嗜古書來請校一過余且校且錄積四旬有二日訖事噫余之用心亦勤矣安能吾子若孫同余之嗜世而守之也與哉

戊子七月借上鄴馮氏印信本錄出略抄一過訛舛更苦無憑校就可知者為改正能中不可句讀者頗多俟得善本當更訂之



卷之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